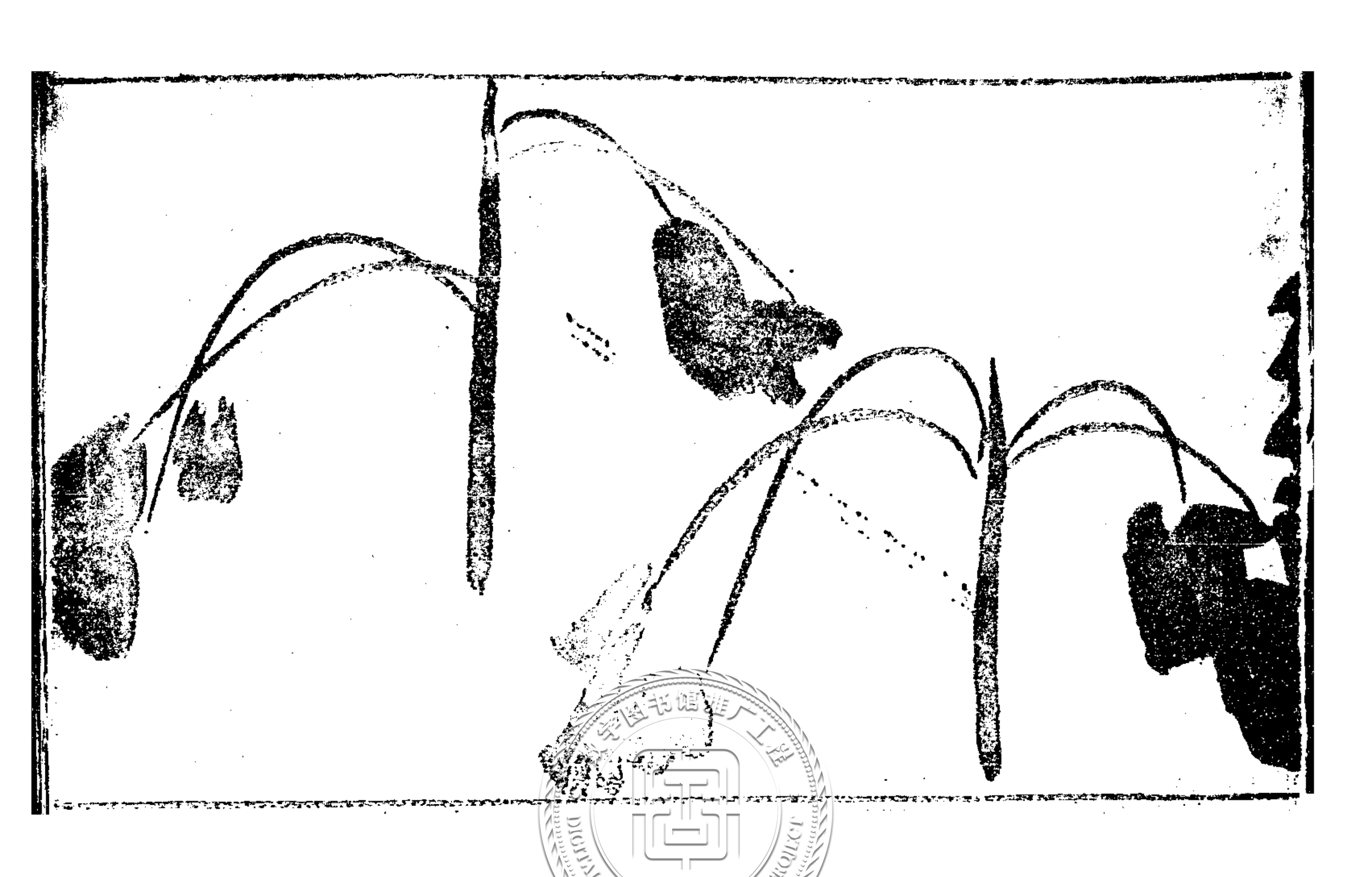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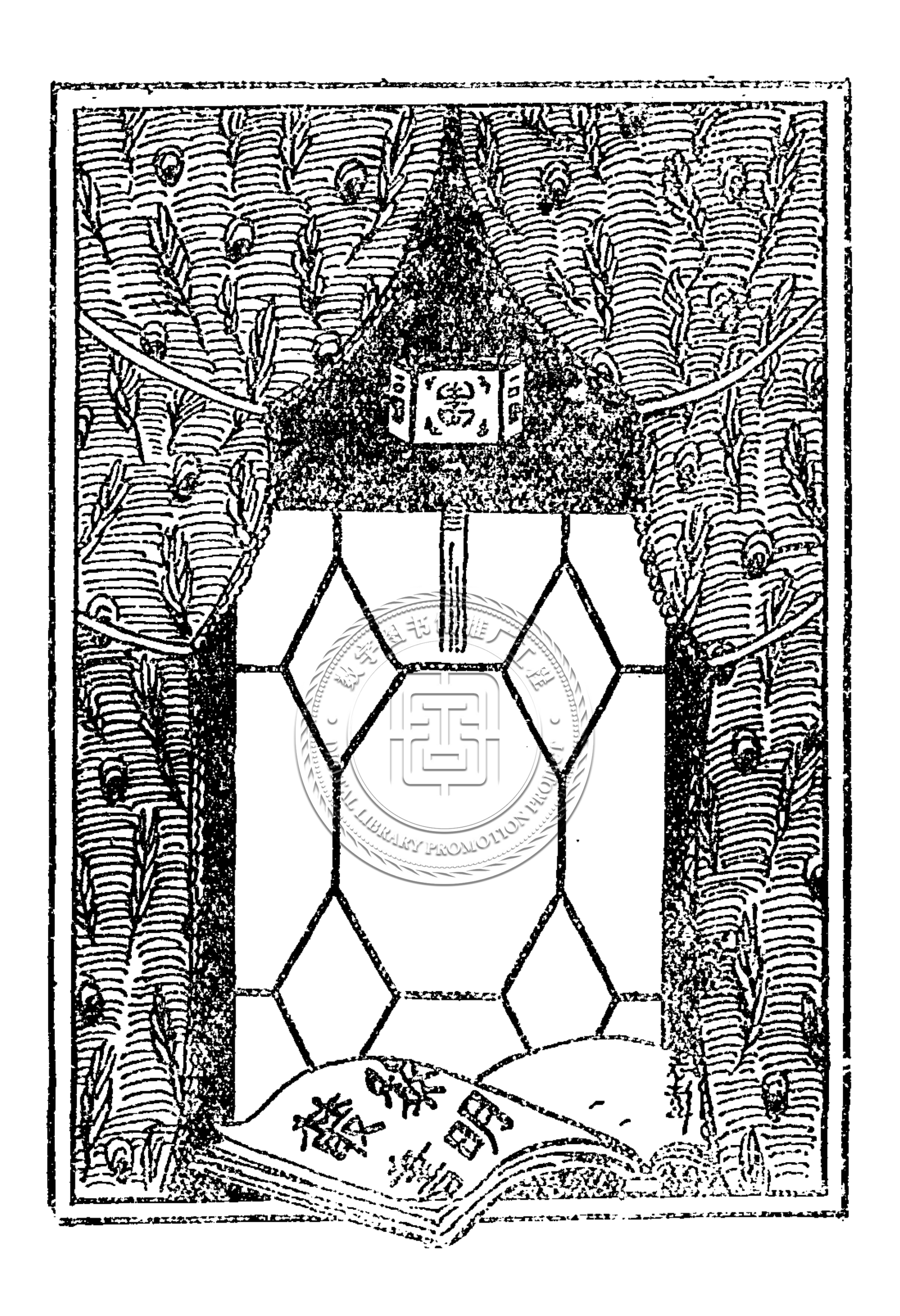


語新詩書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黎明社叢書

舊詩新話

劉大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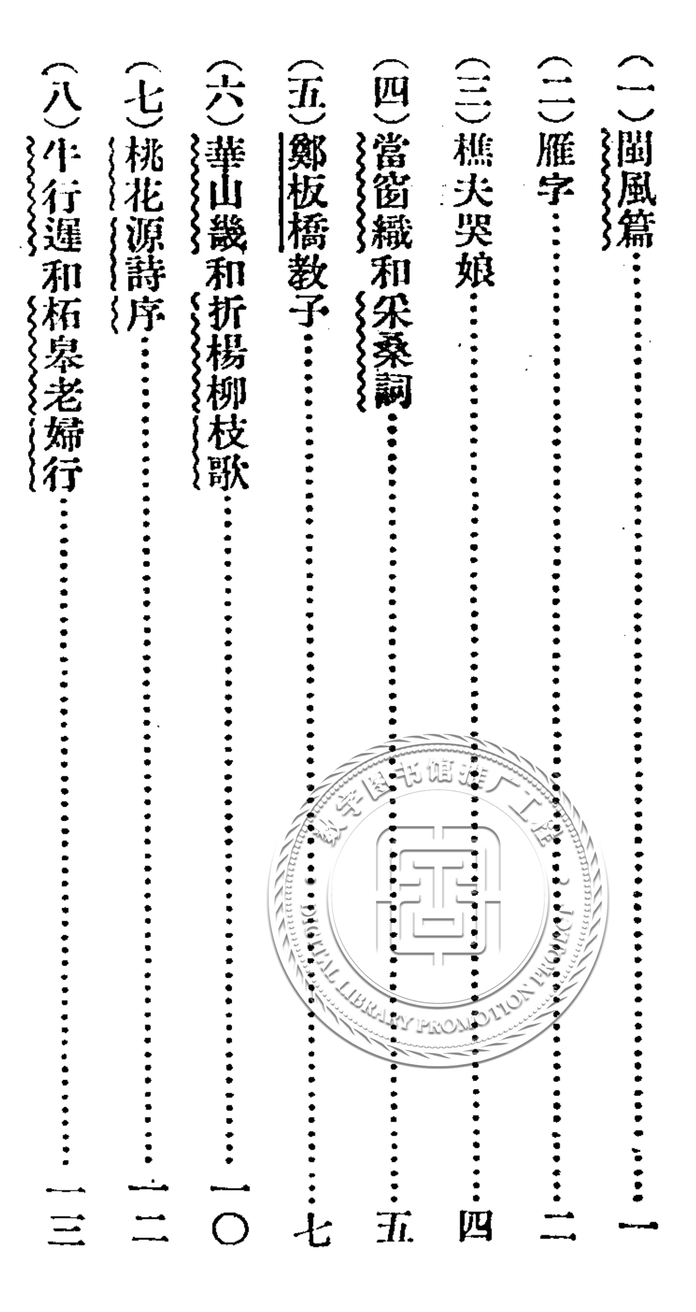


開明書店

1929



舊詩新話目錄



附錄

（一）閩風篇

新青年七卷二號所載的一個貞烈的女孩子，描寫勒令女兒做烈女的情形，算淋漓盡致了！　近來看見有一篇清代無名氏做的閩風篇，是說福建人勒令女兒做烈女的情形的，竟和一個貞烈的女孩子裏面所說的完全一樣。　在那時候——旌貞表烈的時候，能有這種抨擊強迫殉烈主義的作品，總算是難得的了！

閩人生女半不舉，
長大相期作烈女。
夫死不許稱未亡，
酖酒在尊繩在梁；——



女兒貪生奈逼迫，
斷腸幽怨塡胸臆！
族人歡喜女兒死，
女兒死傳族姓氏；
十尺華表朝樹門，——
夜聞鬼哭求返魂！

讀它底末句，眞個叫人毛髮悚然！我想要是果然有鬼，那些體面人家底門前、墓上、道傍的旌貞表烈的華表底下，一定是『天陰雨溼聲啾啾』哩！咳！……

(二) 雁字

清代順天女子方玉坤，嫁給一個做京官的丁筱舸。筱舸是個南邊人；後來

回到南邊去了，好久沒有消息給她。她有一天瞧見了天空的『雁字』，觸動了想念丈夫的情緒，就把雁字做題目，做了一首詩，寄給筱舸。筱舸瞧了，就立刻動身回北京去，和她團聚。她那首詩是完全用白話做的：

丁寧囑付南飛雁，
到衡陽，
與儂代筆，行些方便！
不倩你報平安；
不倩你訴飢寒；
寥寥數筆莫辭難，
只寫個『一人』兩字碧雲端！
高叫客心酸！
高叫客心酸！

萬一阿郎出見，
要齊齊螯螯，
子細讓䗉看！
在她當時，雖然不過是游戲的衝動；由現在看起來，便覺得和新體詩差不多了。

(三) 樵夫哭娘

從前有個樵夫，在山上砍柴的時候，忽然記起䗉死了的母親來。䗉就一面砍着，一面哭着，一面叫着，一面唱着道：
哭一聲，
叫一聲，
兒底聲音娘慣聽；

為何娘不膺！

這幾句出口成章的白話詩：給舊時的文學家聽見了，就說這是半闋長相思；給舊時的禮教先生聽見了就說這是『禮失而求諸野，名教綱常，賴以不墜』。其實這位樵夫，牠知道什麼長相思不長相思；什麼名教不名教，綱常不綱常；只是自然流露地表現牠對於死了的母親的愛罷了！所以現在我們讀起來，還勞斯覺得是從寂寂空山，沈沈綠陰裏面，飛出嚶嚶的哭聲，嗚嗚的叫聲，哀哀的唱聲，恰好有那丁丁的伐木聲，替牠做節奏似的。這不是自然流露的愛底音樂嗎！這位勞動者出口成章的作品，比起那有產階級底『苫塊昏迷，語無倫次』的哀啓來，一眞一假，不是相去天淵嗎？

(四) 當窗織和采桑詞

清代吳少白，有一篇當窗織，描寫織婦底苦。馳道：

霜棱棱，

風獵獵，

寒燈焰縮紙窗裂，

車聲軋軋指流血。——

不辭指痛摧心肝，

但願織成輸縣官。

織成一寸輸累匹，

哪得餘棉煖姑膝！

又，張朝桂有一篇采桑詞，是替采桑女兒鳴不平的。馳道：

空園獨坐久，

日暮行人稀：

城中女兒折花去；
田家女兒采桑歸。
折花看插髻；
采桑憂蠶飢；
田家女兒箔上蠶，——
城中女兒身上衣！

前者用重筆寫，寫得很痛；後者用輕筆寫，却也能寫出刻骨的痛來！

(五) 鄭板橋教子

鄭板橋雖然是清代雍、乾間的名士，但是馳的思想，既有和當時一般名士不同的地方；馳底詩，文和詞，又常常有近於白話，或竟用白話做的。試讀馳底

家書十六通，其中表現吔與衆不同的思想的地方很多，文字也最和白話相近。吔那濰縣寄舍弟墨第三書後面，附鈔著四首五言絕句；是叫吔兄弟教給吔底兒子，月亮下，坐在門檻上，唱給母親、叔叔和嬸娘聽，騙果子喫的。那詩是——

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
醫得眼前瘡，
剜却心頭肉！——其一。

耘苗日正午，
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其二。

昨日入城市，
歸來淚滿巾；
徧身羅綺者，
不是養蠶人——其三。

九九八十一，
窮漢受罪畢；——
才得放脚眠，
蚊蟲猲蚤出！——其四。

我們讀了豔這所鈔的四首詩，似乎應該有兩個疑問：

(一)他是一個做官的人，爲什麼替農村底勞動者訴起苦來？

(二)他自己是一個官，兒子就是一個少爺。他爲什麼要把這些替勞動階級鳴不平的思想，灌輸到他很小的兒子底腦裏去呢？

我們要答這兩個疑問，就不得不考察他底歷史和志願了。原來他本來是個農家子出身，所以雖然做了官，還能替農村勞動者訴苦。他底志願，還是希望終老田間，教養兒子做農夫的，所以要把這些替勞動階級鳴不平的思想，預先灌輸到他底很小的兒子的腦裏。雖然，現在的農家子出身，做了官的呢！他們底家庭教育呢！

(六) 華山畿和折楊柳枝歌

劉宋時樂府華山畿中，有三首是——

未敢便相許；
夜聞儂家論，
不持儂與汝。——其一。

不能久長離；
中夜憶歡時，
抱被空中啼。——其二。

相送勞勞渚；
長江不應滿，
是儂淚成許！——其三。

我們讀了，想見婚姻不自由底苦痛。又，蕭梁時樂府（這實在是北方的平民詩）

折楊柳枝歌：

門前一株棗，
歲歲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
哪得孫兒抱!?

他竟把千千萬萬懷春女郎底心事，一口直喊出來，快絕！妙絕！合華山畿相較，覺得前者未免太沒主意了！

(七) 桃花源詩序

凡人當亂離的時候，或亡國易姓的時候，最容易發生無政府的思想——不是主義。陶潛底桃花源詩序，是一篇表現虵那無政府思想的小說；虵那首桃花源

詩，也不過是歌詠無政府社會的作品。只要看那序裏『怡然自樂』底『自』字，詩裏『秋熟靡王稅』底『靡王稅』三字，就是酏底着眼處。至於序裏『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八字，更是很顯明地說出無政府來了。所以酏那序和詩裏的描寫，只是『烏託邦』一類的描寫，絕不含有神仙靈怪的意味。但是後人像王維等底桃源行裏，就什麼神仙咧，靈境咧，仙源咧，亂說一泡，好像杳渺荒唐的游仙詩了；這實在沒有領會到陶潛底本意哪！

（八）牛行遲和栢皋老婦行

清代王正誼作牛行遲和栢皋老婦行兩篇，寫兵禍底慘酷，比杜工部底石壕吏、無家別等篇，還要沈痛。牛行遲是——

牛行遲，

馬行疾；
騎馬逐賊常苦後，
以牛隨馬焉能及！
昨日里胥徵牛車，
運送軍裝如火急；
今日宛轉泥淖中，
泥淖沒輪行不得：
將士震怒撾牛立，
鞭牛不起殺牛食。
牛死車敝身杖創，
歸來獨向牛欄泣！
柘皋老婦行是——

栢皋老婦七十七，
手扶竹杖身戰栗；
眼昏不識賊與兵，
認賊爲兵向賊泣。
賊來兵去須臾間，
黃旗赤幟心茫然：
「昨日一炬今猶熾，
東鄰西舍相連緜；
大兒眼見點作夫，
襁褓驅策無完膚；
可憐少婦年十九，
被驅猶抱懷中雛；

老婦能存亦風燭，
三日無食裙無幅，
斷肢殘骸溝渠中，
終爲螻蟻口中肉」！
賊聞此語亦惻惻，
引向曲巷曲處匿；
與衣一襲米一升，
戒勿言動且偷息！——
未幾賊去兵復來，
收拾殘燼聲如雷；
褫衣奪米還遭殺，
游魂化作青燐灰！

讀了這兩篇，可以想見現在各省迭遭兵禍的情形，也許和此相同，也許更甚於此，眞叫人傷心無限哩！記得小時候，聽老輩說：『洪楊戰亂的時候，有「賊如篦，土匪如剃，官兵如洗」的謠語』，尤其覺得簡括而沈痛！

(九)『梅花接老爺』

相傳有一位齷齪官僚，坐着四人轎，轎前皂隸開着鑼，喝着道，上鄧尉山看梅花。有某詩人題詩一首嘲笑騐道：

一個哼而一個呵，
老爺坐轎看梅花。
梅花忽地開言道，
『小的梅花接老爺』。

這詩可算得虐謔了！但是現在這種老爺，差不多到處都是；恐怕梅花接不勝接，詩人也嘲不勝嘲了！

（十）彈鋏歌底用韻

馮驩彈鋏歌第三句：

長鋏歸來乎，

無以爲家。

胡懷琛氏不知家字古音姑，說它是無韻詩，固然不是；郭沫若氏說它『與平字正合韻，並與其他車、魚諸字都合韻』，我以爲也不大對。其實，家字只是與上兩句的魚、車兩字合韻，不必牽涉到助字乎字上去。我覺得馮驩三次彈鋏，時間雖然相隔，歌却只是一首呢。

（十一） 鄭板橋紹興詩

鄭板橋紹興詩：

丞相紛紛詔勑多，

紹興天子只酣歌；

金人欲送徽欽返，

其奈中原不要何！

活畫當時小朝廷景象，煞是可笑！然而近來民國九年中國政府對俄國勞農政府通牒置之不理的事情，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十二） 胡適譯節婦吟

郭沫若氏說：『詩底生命，全在它那種不可把捉之風韻；所以我想譯詩的手腕，於直譯、意譯之外，當得有一種風韻譯』（見少年中國第一卷第九期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篇後附白）。這句話，確要深於詩者才道得出。因此，可見譯詩底難處。唐人張籍底節婦吟，胡適之氏把它譯成了白話（見新青年第八卷第三號），並删去了兩句。據我看來，譯本實在把原文『不可把捉之風韻』完全失掉了。文言譯成白話，尙且如此；何况從別國文字譯成本國文字呢！其實，原文本來和白話很相近；胡氏底譯，可算得多此一舉。現在把原文和譯本並列在下面：張籍底節婦吟是——

君知妾有夫，
贈妾雙明珠；
感君纏綿意，
繫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
良人執戟明光裏；
知君用心如日月，——
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
何不相逢未嫁時！

胡適氏譯的張籍底節婦吟是——

你知道我有了丈夫，
你送我兩顆明珠。
我感激你底厚意，

把明珠鄭重收起。

但我低頭一想，

忍不住淚流臉上：

我雖知道你沒有一毫私意，

但我總覺得有點對虓不起。

我噙着眼淚把明珠還了，——

只恨我們相逢太晚了！

比較起來，譯本不但失掉風韻，而且很有合原意不符的地方。試看原文首句上十字：『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意思是說『君知妾已有夫，而仍贈妾雙明珠』；因爲被五言拘束，才簡成這樣。既然譯成白話，該把它底原意達出來了。所以這句應該譯成『你明知我有了丈夫，却還送我兩顆明珠』才對。現在看胡氏所譯，不但不能達原文所未達，而且添了一個『你送我』底你字，生生

地把語氣隔斷，成爲兩橛了。　再看下十字：『感君纏緜意，繫在紅羅襦』；譯本也失了原意了。　纏緜底意義，是綢繆，糾結；『纏緜意』明明是愛戀心，決不是『厚意』兩字所能代的。　襦是短衣；『繫在紅羅襦』上，明明是表示祕密，親暱的意思，決不是『鄭重收起』四字所能代的。　至於原文第二句：『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意思是說『我嫁在旣富（高樓連苑起）且貴（執戟明光裏）的人家裏，難道沒有明珠？　你知道我這樣，却送我「雙明珠」這分明是表示你愛戀我的「纏緜意」，不是想用明珠來買我底心的。　而且你知道我嫁在旣富且貴的人家裏，要不是眞正地愛戀我，也決不敢用明珠來誘惑我底心的。　所以我知道你愛戀我的用心，實在合日月一樣，很光明，很純潔的。　但是可惜我已經嫁了，有了丈夫了；我事我底丈夫，是曾經立誓打算合䰟同生同死的呢』。　於是下文緊接着：『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意思是說『因爲這樣，所以雖然感激你愛戀我的纏緜

意，也只好把已經「繫在紅羅襦」上的「雙明珠」，仍舊解下來還給你。　但是雖然還給你，一面却禁不住雙淚掛下來了；咳！咱們何不在我還沒嫁的時候相逢呢！』　所以第二句底上半十四字，並非無意義的俗套話，決不可以删去。　胡氏把它看作獨立的一句，又把它看成和古詩陌上桑底『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一樣的俗套話，所以錯了。　果然照胡氏底看法，像陌上桑底『東方千餘騎……』等話，原是羅敷盛誇她底夫壻，與衆不同，借此拒絕使君的；節婦吟裏被鶂删去的十四字，獨立一句，橫亙在中間，有什麼意義呢？　就使張籍不能脫去俗套，馳說些和上下文無關係的無意義的話，幹什麼呢？　復次：原文在說第二句的時候，雖然已經含有悲意，但還不到垂淚的分兒。　所以可以想到這句話是含了淚說的，不是流了淚說的。　一直到把明珠交還，說『何不相逢未嫁時』的時候，才垂下雙淚來，在表情上才恰合分際。　胡氏在原文語氣不該流淚的時候，先叫她『淚流臉上』；到了原文垂淚的時候，却反叫她『噙着眼淚』起來，

表情完全不合了。 復次：『沒有一毫私意』，合原文『用心如日月』，也是不合；『總覺得有點對馳不起』，合原文『事夫誓擬同生死』，更覺得相差很遠；『相逢太晚了』，也沒有原文『相逢未嫁時』底明白。 咱們可以看出胡氏根本的錯處，是把看馳自己譯的老洛伯詩的眼光，來看節婦吟；所以不知不覺地把譯老洛伯詩的聲口，來譯起節婦吟來了。 例如『但我總覺得有點對馳不起』，就是『我家老洛伯並不曾待差了我』的聲口。 又可以看出胡氏被押韻所累，以致改變原文底意思，而且造成很呆相的句子。 例如『……收起』，『……私意』，『……不起』，『……太晚了』等句子，都是被押韻所累；『淚流臉上』，更是非常呆相。 試問淚流下來，不流在臉上，流在什麼地方呢？ 所以胡氏雖然用了些『感激』，『鄭重』，『低頭』，『淚流臉』，『但』『得』『點對馳』等雙聲字，也依然瑜不掩瑕。 要是獨立地自成一詩，也許還過得去；現在把它合節婦吟原文一比，就覺得太減色了！ 有人說馳改了張籍底詩，和馳自己所說詩

不能改的話矛盾的。　其實，詩並非不能改的，胡氏也並非眞主張詩是不能改的，那句話不過是不佩服胡懷琛氏底改的表面話罷了；原沒有什麼矛盾。　不過像這樣不明瞭原文用意的改法，恐怕張籍有知，也不見得佩服呢。

因此，咱們更可以得到一個教訓，是譯詩不宜用韻。　因爲用韻是很容易改變原文本意的。　太戈爾 Tagore 底偈檀伽利集 Gitanjali，由他自己從彭加利 Bengali 文譯成英文，就把有韻詩改成散文詩了；這也許因爲防着遷就韻脚，很容易改變原文本意的緣故。　可見自己親譯的，尙且避去脚韻不用；何况人家代譯的呢？

（十三）姑惡

前人有用鳥語『姑惡』爲題，作本意詩的，是什麼——

姑姑惡！

姑姑惡？——

姑不惡，

妾命薄！

很有人讚美它，說是『深得風人敦厚之旨』。但實際上却是長婆婆底氣燄，悶住媳婦底嘴巴，不準訴苦。這種筆墨，眞是『殺人如草不聞聲』哩！清人宜少耕，也曾作姑惡詩。䶵說：

作婦難，

作姑易；

姑常怒，

婦常泣。

寄語『阿姑無大癡，

今日當思作婦時！』

這算能夠促做婆的反省了。但我曾聽到有些做婆的說：『我做媳婦的時候，比她們還要苦得多。我現在已經算格外寬待她們了！』又有些做婆的說：『我做媳婦的時候，喫了婆婆底苦，現在不在媳婦身上撈本，哪兒去出這口氣呢？』這些都是回想『作婦時』的詩，她們何嘗能夠覺悟呢？只有鄭板橋，却老實不客氣地宣布婆婆底罪狀，給受虐的媳婦訴苦了。䨲說：

小婦年十二，

辭家事翁姑。

未知伉儷情，

以哥呼阿夫；

兩小各羞態，

欲言先囁嚅！

翁令處閨閣，
織作新流蘇。
姑令雜作苦，
持刀入中廚：
切肉不成塊，
礧磈登盤筩；
作羹不成味，
酸辣無別殊；
析薪纖手破；
執熱十指枯。

翁曰『是幼小，
教導當徐徐。』
姑曰『幼不教，
長大誰管拘？
恃其桀傲性，
將欺頹老軀；
恃其嬌縱資，
吾兒將伏蒲。』

今日肆詈辱；
明日鞭撻俱；
沍日無完衣；

十日無完膚：
吞聲向暗壁，
啾唧微嘆吁。
姑云『是詛咒，
——執杖持刀鋙，——：
汝肉倘可切，
頗肥未爲癯；
汝頭倘有髮，
薅盡爲秋壺：
與汝不同生，
汝活吾命殂。』

鳩盤老形貌，
努目嗔兒屠：
阿夫略顧視，
便嗔『羞恥無』；
阿翁略勸慰，
便嗔『昏老奴』；
鄰里略探問，
便嗔『何與渠』？

『嗟嗟貧家女，
何不投江湖？
江湖飽魚鱉，

免受此毒荼！
嗟哉天聽卑，
豈不聞怨呼？
人間爲小婦，
沈痛結寃誣！
飽食償一刀，
願作牛羊豬！」

豈無父母來？——
洗淚飾歡娛；
豈無兄弟問？——
忍痛稱姑劬；

疤痕掩破襟，

禿髮云『病疏』；——

一言及『姑惡』，

生命無須臾！

䰗形容婆婆底兇惡，媳婦底痛苦，可謂淋漓盡致了！在現在什麽婦女、婚姻、大家庭制度等等成爲問題的時候，也還不看見有這種文章；那時候能夠這樣，眞難得了！

（十四）無韻詩

詩之美，不專在乎韻；所以詩底可以無韻，原不必尋出無韻的先例來，才可以得學究們底公認。不過要是能從古詩堆裏找出幾個先例來，自然更好。可

是在中國古詩裏，竟很難找出無韻詩底先例——除毛詩——來。累得能在幾千年前找出飛機創造家魯般老祖來的那些古今中外派，也不過指東畫西地瞎忙了一陣。這是什麼緣故呢？——據我底觀察，大約因爲中國語言文字當中，雙聲疊韻字很多；中國人對於用雙聲疊韻——尤其是疊韻——字的習慣很深的緣故。有人說：漢族底語言，本來也是多節的。後來雖然漸漸變成單節，却依舊留下許多多節的痕迹來。雙聲疊韻字底多，就是多節語言底痕迹。所以古時底人名、官名、地名、乃至草木鳥獸蟲魚器物底名目，屬於雙聲疊韻的非常地多。於是尋常談話、作文，都很容易用進去；久而久之，就成爲習慣了。這就是中國人用韻的習慣很深的原因，也就是中國很少無韻詩的原因。你看周秦漢魏間人作的那些散文裏面，尙且夾入許多韻文；何況作詩呢？肯丟了韻不用嗎？

近來頗有人想從古詩堆裏找出些無韻詩底先例來；可惜不知古韻，不知古人押韻的法式，以致錯的地方很多。例如說擊壤歌末句是無韻的。不知『帝力』

——或作『帝德』——底力字——或德字，正是合上文息字和食字是押韻的。『何有哉』底有字和哉字也都是韻，因爲古韻本來不分什麼四聲的。 那麼，不是無韻了。 又如說左傳宋役人歌——

從其有皮，
丹漆若何？

是無韻的；一定要合前一首看才有韻。 這是黜不知皮字古音讀如婆，正合何字押韻。 所以前一首——

牛則有皮，
犀兕尙多，
棄甲則那？

也是句句有韻的。 其餘都是不知古人句中押韻，和四聲通押的例，所以往往把明明有韻的詩看作無韻了。 又如毛詩周頌天作篇末句『子孫保之』，獨立無韻，

其實下面該有『於乎前王不忘』一句，不過錯簡在上篇烈文之末罷了。

（十五）董西廂和王西廂

譯詩本來難得好；如果再拘牽音韻聲調，更難得好了。元人王實甫底西廂記，現在很膾炙人口的。但是䶵差不多都是從金人董解元底西廂記裏脫胎出來的。有幾處地方，簡直是翻譯董本的。但是比較起來，實在不及董本。例如長亭送別一折，王本底——

曉來誰染霜林醉？——

總是離人淚。

董本是——

莫道男兒心如鐵；

君不見：

滿川紅葉，

盡是離人眼中血。

王本底——

閣淚汪汪不敢垂，

恐怕人知。

董本是——

且休上馬，

苦無多淚與君垂；

此際情緒你爭知？

王本底——

車兒投東；

馬兒向西：
兩意徘徊，
落日山橫翠。

董本是——
馬兒登程，
坐車兒歸舍；
馬兒往西行，
坐車兒往東拽：
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

王本底——
到京師，
服水土，

趁程途，

節飲食，

順時自保揣身體。

荒村雨露宜眠早，

野店風霜要起遲；

鞍馬秋風裏，

最難調護，

最要扶持。

〔董本是——

我郎休怪強牽衣，

問你西行幾日歸？

著路裏，

小心呵，

且須在意！

省可裏晚眠早起，

冷茶飯莫喫，

好將息！

我專倚著門兒專望你。

王本底——

四圍山色中，

一鞭殘照裏，

徧人間煩惱塡胸臆，

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董本是——

驢鞭半裊，

吟肩雙聳，

休問離愁輕重，

向個馬兒上馱也馱不動。

【正旦唱】

〔上小樓〕 你休憂文齊福不齊；

我則怕你停妻再娶妻。

休要一春魚雁無消息：

我這裏青鸞有信頻須寄，

你卻休金榜無名誓不歸！

此一節，君須記：

若見了那異鄉花草，

再休似此處棲遲！

董本是——

帝里酒釅花濃，

萬般景媚，

休取次共別人便學連理！

少飲酒；

省游戲：

記取奴言語，

必登高第。

妾守空閨，

把門兒緊閉；

不拈絲管；

罷了梳洗：

你咱是必把音書寄。

王本底——

一個那壁，

一個這壁，

一遞一聲長吁氣。

董本是——

一個止不定長吁；

一個頓不開眉黛；

兩邊的心緒；

一樣的情懷。

兩兩地比較起來，實在王不及董。但是兩本都是按譜填的曲，都有音韻聲調底

拘牽。董本能塡得這樣好，固然虧驰；王本能譯得這樣，也不能過分地說驰壞，不過總覺得不及原本罷了。咱們試看李日華底南西廂記，把王本又改竄得不成樣子，那眞可謂『點金成鐵』了！

(十六) 管夫人我儂詞(一)

戀愛的男女結合底極致，一定是人格合一的。雖然由戀愛而結合的男女們，大都不能做到這一步；然而終當以此爲模範的結合而相期共進於此。中國人是向來不承認男女間應該由戀愛而結合的，所以往往不知戀愛是怎麽一回事；人格合一的戀愛底極致，更不消說了。然而元代管夫人底我儂詞，卻頗能表現這種戀愛底極致。相傳她底丈夫趙子昂要娶妾，管夫人做了這首詞給驰看，趙子昂就打消了娶妾的念頭。她底原詞如下：

我儂兩個，
忒煞情多！
譬如將一塊泥兒：
揑一個你；
塑一個我。
忽然歡喜呵，
將他來都打破。
重新下水，
再團再鍊再調和；
再揑一個你；
再塑一個我。
那其間，那其間：

我身子裏也有了你；

你身子裏也有了我。

好個『……將一塊泥兒：揑一個你；塑一個我』！好個『我身子裏也有了你，你身子裏也有了我』！這不是人格合一的戀愛極致底表現嗎？漢代卓文君底白頭吟，據說也是爲她底丈夫司馬相如要娶妾而作。但白頭吟一味怨怒，這卻不但毫無怨意，而且毫無怨意，只是以深情動人。卽論手段底高妙，也何止超過卓文君萬倍！我願世上由戀愛結合的男女們，如果不幸一方面忽有兩意的時候，都一讀此詞，而能效法管趙兩人！

我們讀此詞的，還應該認識三點：一、此詞是中國文學史上自由的白話抒情詩底破天荒。金元之間，雖然詞進爲曲，用白話作詩，已經成爲一時風氣；但還都被格律所拘，不能自由表現。此詞卻不但是白話的，而且是自由的，所以可算得是自由的白話抒情詩底破天荒，不愧爲中國文學史上的瓌寶！二、此詞

卽使放在現代新詩羣中，也不失爲上乘的作品。如果她不用白話，或者用白話而仍拘格律，決不能有這樣自由的充分表現。三、中國舊體詩中，抒情的作品，也未嘗沒有。但大部分都是男性底作品。女性底作品，雖然也間或有之，可是都不敢作大膽的表現。她是一個女性，而能有這樣大膽的作品，卽使推爲中國文學史上女性抒情詩第一首，也不能算是過譽呵！

（十七）情詩

晉代孫綽情人碧玉歌：

碧玉破瓜時，

郎爲情顛倒；

感郎不羞赧，

囘身就郎抱。

又，無名氏孟珠：

望歡四五年，

實情將懊惱；

願得無人處，

囘身與郎抱！

又，蕭梁包明月前溪歌：

當曙與未曙，

百鳥啼窗前，

獨眠抱被歎；

憶我懷中儂，

單情何時雙！

以及無名氏地驅樂歌：

側側力力，

念君無極；

枕郎左臂，

隨郎轉側。

這都是一點也不膽寒，不怕冒犯人們底指摘而赤裸裸地寫出來的。然而近來汪靜之氏底『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卻惹起板起道德面孔的遺少先生底太息痛恨了！其實，我相信這些遺少先生們，如果不幸在沒人的地方，碰到了意中人，也未必不把板起的道德面孔放下，一步一回頭地在那里瞟着，甚且碰到人家底意中人，也未必不一步一回頭地瞟着呢！

瞟着意中人，就犯了大罪；那麽，回身就抱的，抱被歎着而憶懷中儂的和枕臂轉側的怎樣呢？

滿堂兮美人，
忽獨與余兮目成。

屈原正是始作俑的大罪人哩！

（十八）畫雞橫幅詩

養雞縱雞食，
雞肥乃食之；
主人計固得，
不可使雞知。

這是杭州城站四美泰酒店裏壁間掛着的畫雞橫幅上所題的詩。一切資本家豢養勞動者，男性豢養女性，軍閥豢養兵士……的階級豢養底背景，都被這幾句詩道

破了。不料舊詩中竟有這樣的象徵文字！

（十九）鄭風淫？

我從前很怪朱熹誤認鄭聲淫就是鄭風淫，把毛詩鄭風二十一篇中的十四篇，都指爲淫奔之詩。 牠說：

鄭衞之樂，皆爲淫聲。 然以詩考之：衞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衞猶爲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衞人猶多刺譏懲創之道，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衞矣。 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衞；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

這自然是牠誤以爲聲就是風，淫就是淫奔，存了鄭風淫的成見去讀毛詩的緣故。

然而馳這個錯誤，總比什麼『託男女以寓君臣』的見解好得多。 馳曾在詩傳序上說：

> 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

這句話馳明明說國風裏面，很多男女間抒情的作品。 現在我們讀毛詩鄭風中馳所指為淫奔之詩的十四篇，以及馳所未指為淫奔之詩的女曰雞鳴一篇，分明都是抒情詩，都是『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的作品。 不過在馳理學家底眼光中，總覺得除了什麼『偕老』『靜好』以外，男女相與言情，就是淫奔；而且受了小序『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男女相棄，淫風大行』的暗示，就都指為淫奔之詩了。 可是馳指為淫奔之詩，雖然不免頭腦冬烘；而對於小序的大膽的翻案，總不能不說是一種新的發見。 這正和從舊約中認識雅歌是猶太文學的抒情詩而並非讚美耶和華的寓言，差不多是同樣的發見。

馳如果只說是『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而不板起理學家的面孔，說什麼『皆爲女惑男之語』，什麼『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那就得了。

(二十) 從古墓中掘出抒情詩來

自從讀古人作品的，存了一個『古人作詩，託男女以寓君臣』的成見，不知埋沒了多少抒情詩。誠然，古人作品中，也確有『託男女以寓君臣』的，如離騷之類；但卻不可以執着少數的例，概盡一切。原來中國人向來主張男女有別，禮教的防閑，看得很嚴，總覺得男女言情，彷彿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所以不但把別人抒情的作品，看成『託男女以寓君臣』；就是自己確爲抒情而作的詩，也往往甘心讓人家指爲『託男女以寓君臣』，作避却離經叛道的唾罵的保護色。雖然有人說陶潛『白璧微瑕，只在閑情一賦』；卻依舊有人把『託男女以寓君

臣』的話，來給䭾辨護。　如果清代朱彝尊沒有『寧不食兩廡豚，不删風懷二百韻』的自白，也難保人家不說他底風懷詩是『託男女以寓君臣』哩。

古詩十九首，咱們不必說它是什麼『源出國風』；但它總是國風以後含有抒情詩而還被保存着的第一羣，而且和國風同樣，都是無名詩人——雖然徐陵玉臺新詠指其中九首爲枚乘雜詩；但是和徐陵同時的昭明文選，却只認爲無名氏底古詩，而徐氏以外的選本，也都稱爲古詩十九首；現在不取徐說，我們只認識其中不是一人的作品就夠了——底作品。　然而歷來說詩的，也愛指它爲『託男女以寓君臣』；於文學上頗具特殊眼光的金人瑞，也逃不出這個窠臼，眞是可嘆！

這個『託男女以寓君臣』的成見，實在是中國舊文學中抒情詩的墳墓。　如果要整理中國舊文學，使舊體抒情詩底『木乃伊』，有重見天日的希望，非掘去這個成見的古墓不可！　含有抒情詩的國風和古詩十九首之類，咱們不可不把它們從古墓中掘出來，重新喚醒它們抒情的靈魂！

(二十一) 毛詩中的無韻詩

章太炎氏定了『有韻爲詩，無韻爲文』的界說，斷定現在的語體詩不是詩；虵不但不曾看見現在的語體詩並非全是無韻的，而且忘記了中國舊詩並非全是有韻的了。所以我們不必從詩底可不可以無韻上頭和虵辨，只消把中國無韻的舊詩找出來給虵看就是了。

中國第一部詩集，就是毛詩。毛詩裏面的詩，章氏總決不會說它是『向下墮落』的了。然而毛詩中卻往往有無韻的詩；例如小雅常棣篇底——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侮』和『戎』不是韻。又如小雅車攻篇底——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佽』和『柴』是韻，『調』和『同』卻不是韻。又如小雅小旻篇底——

我龜旣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

『猶』，『咎』和『道』是韻，『集』不是韻。又如大雅常武篇底——

……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祖』和『父』是韻，『戎』不是韻。然而這些還可以說『戎』讀若『汝』，『集』讀若『就』，『調』和『同』雙聲爲韻；而且不是全篇或全章無韻。至於周頌裏面，卻全篇無韻的多了。例如——淸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思文、臣工、噫嘻、酌、賚、般等篇，都找不出韻來。其餘像維淸、武……等篇，其中也常有幾句無韻的。可見中國舊詩，並非全是有韻；章氏『有韻爲詩，無韻爲文』的界說，不但合新的不合，連舊的也不能範圍了。咱們如果學䶵底滑稽說法，也可以說，『提倡白話詩的人自以爲從西洋傳來，我以爲中國古代也曾有過。

他們如要訪祖，我可請出來』。例如毛詩周頌清廟等篇，『這也可算白話詩底始祖吧。一笑』！

（二十二）漱玉詞（一）

李清照底秋詞聲聲慢，不但在她漱玉詞全編中可以算得壓卷的作品，就是在宋代諸詞家作品中，也不能不推爲高手。它底過人處，正在純用白描，而且一點也不雕琢，能在詞調底聲韻格律的拘束中，很自然地表現出女性的獨坐悲秋的情緒來。但雖然是很自然的表現，却又掩掩抑抑委委曲曲得很；我們現在讀了，還彷彿聽見一個女性在滿地黃花、梧桐細雨裏和着晚風哀鴈，嗚嗚咽咽地獨泣黃昏呢。你看它——

尋尋覓覓，

冷冷清清，

悽悽慘慘戚戚。

劈頭十四字，連用七個重字，便活畫出一個悲秋的思婦來。而且這種句法，是她所獨創，前人不曾有過；差不多也只許她獨用，後人模仿不得，一模仿便成笑話了。以下的——

乍暖還寒時候，

最難將息。

三杯兩盞淡酒，

怎敵他晚來風急？

雁過也，

正傷心，

卻是舊時相識！

和下半闋的——

滿地黃花堆積，

憔悴損，

如今有誰堪摘？

守着窗兒，

獨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細雨，

到黃昏點點滴滴；

這次第，

怎一個愁字了得！

都是前十四個字底說明；卻眞寫得又抑鬱、又淋漓，合被沙石咽着的幽窟泉聲，被風露噤着的寒夜蟲聲一樣。這種作品，非有眞的情緒，不能有這樣的表現；

沒像有她那樣的作手，也不能從詞調底聲韻格律中表現到這樣。她這首詞，所用的差不多全是那個時代的白話；這一點也是它所以能夠高出於旁的作品的緣故。然而咱們現在用了現代的白話，在解放的自由詩體中，也還不曾見有表現到這樣的作品；如果被聲韻格律所拘束，只怕更不容易了！

(二十三) 漱玉詞(二)

漱玉詞中，其餘的好句子，如菩薩蠻底——

故鄉何處是，
忘了除非醉。

如鳳凰臺上憶吹簫底——

生怕閒愁暗恨，

多少事欲說還休。

今年瘦，

非關病酒，

不是悲秋！

休休，

這回去也，

千萬徧陽關，

也則難留。

如蝶戀花底——

惜別傷離方寸亂，

忘了臨行酒盞深和淺。

如醉花陰底——
莫道不銷魂，
簾捲西風，
人比黃花瘦。
如壺中天慢底——
征鴻過盡，
萬千心事難寄！
…………………
被冷香消新夢覺，
不許愁人不起。
也都是很深刻的，不是尋常的表現；不過不能像聲聲慢底全首沒一句不好罷了！

其中『莫道不銷魂……』三句，是曾經壓倒她底丈夫趙明誠，被她底友人陸德夫推爲絕佳的；但是我以爲不如『惜別傷離方寸亂……』兩句更好。因爲它眞能把臨行時惜別傷離而意不在酒的情緒寫得非常透澈！

……

(二十四) 李後主與宋徽宗

舊傳宋徽宗是南唐李後主後身。艮齋雜說說：

李後主亡國，最爲可憐，宋徽宗其後身也。神宗一日幸祕書省，見江南國主像，人物儼雅，再三嘆訝。適後宮有娠者，夢李主來謁，而生端王。及北狩，金人用李主見藝祖故事，亦異矣。李主再爲人君而再亡國，深爲不幸，亦以雩其「小樓昨夜」之冤也……。

這種附會輪迴因果的話，自然不能使一般人相信。然而這兩人同爲亡國之君，

又同是詞壇高手，卻也確有相類的地方。試看李後主底虞美人詞和宋徽宗底燕山亭詞，同是亡國以後追思故國的作品，而貌們倆也因此兩詞，被後此詞壇推重，眞也算得『無獨有偶』了！

李後主因爲虞美人一詞，被宋太祖所忌，於貌七月七日生辰這一天，賜以牽機藥，使貌頭足相就，牽機也似地前卻幾十回，痛苦不堪而死。這種降王的文字獄，使咱們想見專制君主底忌刻狠毒，和亡國君主末路底悲慘。但是貌臨死的時候，固然痛苦非常；而在降宋以後的生前，雖然『日夕只以眼淚洗面』，而且『有旨不得與外人接』，但畢竟還有賜第，還能命故妓作樂，總還算是較優的境遇。宋徽宗被金人擄去以後，卻受盡種種凌辱，困苦顚連地度那非人的生活，比李後主生前所受於宋的，更難堪了。所以李後主底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

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雖然很能把『亡國恨』寫出來，但還不見得十分曲折。

——宋徽宗底燕山亭下半闋：

憑寄離恨重重，

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

天遙地遠，

萬水千山，

知它故宮何處？

怎不思量？——

除夢裏有時曾去。——

無據，

和夢也新來不做！

卻是曲曲折折地一層更深一層地把『亡國恨』寫出來，幾句話裏，好像有萬轉千迴似的。這大約是弛所處的難堪的境遇，迫出弛這種表現來的吧。然而幸而這時候的金人，大約還沒有什麼文化，不曾像宋太祖底懂得詞意，所以弛還不至於慘死。不然，依樣胡盧地與起文字獄來，安知不作李後主第二呢？

（二十五）錢鏐山歌

錢鏐被朱温封爲吳越王，受命以後，回到牠底故鄉臨安，把牛酒給牠鄉人父老們喫著，牠自己唱起還鄉歌來，想使賓客們歡樂。 歌道：

三節還鄉兮掛錦衣，
吳越一王兮駟馬歸；
臨安道上列旌旗，
碧天明明愛日輝。
父老遠近來相隨，
家山鄉眷兮會時稀，
斗牛光起兮天無欺。

牠這種舉動，原是學那漢高祖置酒沛宮，酒酣擊筑，自歌大風歌的故事。 但是那時候的父老们，卻不曾懂得牠底歌辭說些什麼，只是一面聽著，一面糊裏糊塗地喝著酒罷了。 牠覺到牠們不曾聽懂，於是再換了一付喉嚨，用吳音唱起山歌

來道：

爾翟見儂底(注)歡喜？
別是一般滋味子，
永在我儂心子裏！

父老們聽了，就都懂得，而且很歡喜地齊聲同唱起來。楓窗小牘還說：『至今狂童游女，借爲奔期問答之歌，呼其宴處爲歡喜地』。可見要民衆共喻的文學作品，非用白話不可；馳那還鄉歌太文了，就不能使民衆共喻了。又可見漢高祖底大風歌，所以能使沛中故人父老子弟都懂得，也因爲馳用的卽使不是白話，也是和那個時代的白話相近的文字哩。

錢鏐底山歌，不但用的是那個時代的白話，而且情感底表現，也很眞摯；無怪後來的男女情人，借作抒情詩底代用品了！

(注)『底』是『何』底意思，『底歡喜』就是『何等歡喜』底意思。 現在常州人還用『底』字作『何』字，讀丁買切。 此字古詩也有作『抵』的，例如『持抵作衣裳』。 唐人詩中所用的『底事』、『怪底』，就都作『底』了。章太炎氏說『底』就是『等』，引後漢書禰衡傳『死公云等道』爲證。 因爲『云等道』，就是『何物語』，就是現在的『說什麼』。 其實『等』還不是本字，本字應該是『敦』字。 說文解字攴部：『敦，怒也，詆也，一曰誰何也』。 『誰何』一義，正和訓『何』的『底』相同；而『敦』、『等』、『底』只是一音之轉。

(二十六) 楚辭中用雙聲疊韻字

胡懷琛氏批評胡適之氏底嘗試集中『幾次細思量』一句，以爲一句中用雙聲

疊韻字過半數以上，讀起來就好像口吃；如果像『幾次細思』四字都是齒音（其實幾字並非齒音）的疊韻字，尤其像口吃了。當時我曾經引些古詩中用雙聲疊韻字過半數以上的句子，和䟫作幾度的辨論。近來又記到楚辭中這類句子頗多，也可以作前說底證明。例如離騷底——

長顑頷亦何傷？

『顑頷亦何』四字雙聲；

羿淫游以佚畋兮。

『淫游以佚』『兮』五字雙聲；

聊逍遙以相羊。

『聊逍遙』三字疊韻，『相羊』二字疊韻，『遙以』『羊』三字雙聲，『逍』『相』二字雙聲；

爾何懷乎故宇？

『何懷乎』『宇』四字雙聲，『乎故宇』三字疊韻；

世幽昧以炫耀兮。

『以炫耀兮』四字雙聲；又九歌湘君底——

君不行兮夷猶。

『行兮夷猶』四字雙聲；

吹參差兮誰思。

『吹參差』三字雙聲，『誰思』二字雙聲，『吹』『差兮誰思』五字疊韻；

女嬋媛兮爲余太息。

『媛兮爲余』四字雙聲；

聊逍遙兮容與。

『聊逍遙』三字疊韻，『遙兮容與』四字雙聲；又九歌湘夫人底——

荒忽兮遠望。

『荒忽兮遠』四字雙聲；又九歌大司命底——

壹陰兮壹陽。

全句五字雙聲；又九歌山鬼底——

雲容容兮而在下。

『雲容容兮』『下』五字雙聲；又九章哀郢底——

楫齊陽以容與兮。

『陽以容與兮』五字雙聲；又九章抽思底——

曰黃昏以爲期。

『曰黃昏以爲』五字雙聲；又九辯第七底——

中憯惻之悽愴兮。

『憯惻』『悽愴』四字雙聲：這些都是一句中用雙聲疊韻字半數或過半數以上的；其中如『吹參差兮誰思』，『中憯惻之悽愴兮』，更都是用齒音字過半數以上的。 但

是咱們讀起來並不覺得有什麼像口吃，可見這種用雙聲疊韻字的方法，古人原有，並非胡適之氏所獨創了。

我在一九二四年，曾經寫過一篇偷聽(見郵吻29至31)；其中多用舌尖音的字。計四節二十四行一百五十七字中，用端紐的字二十五個，透紐的字三十三個，定紐的字四十三個，來紐的字二十三個；共計用舌尖音的字一百二十四個。像『當頭冷落的』，『倒地零亂的』，『逗得亭亭獨立的她，都來偷聽』，『她偷偷地聽』，『偷聽她低低地彈』等各停，每停中全是舌尖音的字。這些舌尖音的字，是被那時候所聽到的琵琶聲所感觸，拿它們來描繪它的。現在讀起來，頗能使人彷彿重逢此境，重聽此聲；但是似乎也不見得像口吃。

(二十七) 龔定盦紅禪室詞

我在民國元年，從紹興一個王姓的書賈手上，得到一本鈔本的清人仁和龔自珍底紅禪室詞，計兩卷：第一卷計詞四十五闋；第二卷計詞三十闋：共詞七十五闋。鈔的人筆致秀媚，似乎是一個女子。原書底和面兩葉，都已經撕去無存，書中也微微有蠹蝕的痕迹；但被蠹蝕的地方，字體還可辨認。卷中各詞，合現在掃葉山房印行的邃漢齋校訂本定盦全集和國學扶輪社印行的定盦全集中無著詞選——兩本無著詞選後，都有定盦自註『右無著詞一卷，始名紅禪詞，凡九十二闋；壬午春選錄四十五首，癸未夏付刊』——所選各詞文句，頗有不同。其中最可珍的，是卷首有定盦自題紅禪室詞三絕句，後署『龔自珍璱人自誌』。詩是——

惝怳聰明未易才，
仙緣佛果自疑猜；
須知一點通靈福，

豈食人間煙火來！——其一。

畢竟恩輕與怨輕，
自家脈脈欠分明；
若論兩字「紅禪」意，
「紅」是他生「禪」此生。——其二。

不是無端悲怨深，
直將閱歷寫成吟；
可能十萬珍珠字，
買盡千秋兒女心？——其三。

這三首詩是邃漢齋本和國學扶輪社本的定盦全集中所不載；可是確是定盦筆路。

決非假託，所以這是現在僅見的定盦集外詩。 而且第一、第三兩首，正是定盦自己對於所作詩詞自負的評語，爲別人所不能道出；眞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了！

此本每卷首葉第二行，都署『碧天怨史龔自珍倚聲』九字；而『碧天怨史』四字，都用渴筆淡墨塗去，塗痕作長方形，字體仍可辨認。 於此可見碧天怨史是定盦少年作此詞的時候底別號；而且塗痕也許是龔的親筆。 因爲他人未必會塗去龔所署的別號，而此本當是定盦使人代錄的初稿了。

細檢各詞：計見於無著詞選的三十六首；見於小奢摩詞選的三首；見於懷人館詞選的四首；爲定盦全集各種詞選中所無的三十二首。 又，無著詞選中所有，而爲此本所無的九首；可見此本第二卷已經殘缺，不是無著詞選後自註中所謂九十二首的完本了。

無著詞選後自註中說『壬午春選錄四十五首』，可見此詞爲定盦道光壬午——

是年定盦三十一歲——以前的少年作品，於選錄的時候自行改定，所以無著詞選中所選各詞，合此本各詞文句頗有不同。

相傳定盦詞稿，曾經被馳底兒子孝珙改竄。查國學扶輪社本定盦全集，於五種詞集後，又附龔孝珙手抄本詞五種；其中集名如無著詞、懷人館詞、小奢摩詞、影事詞、庚子雅詞，都合前列各種集名相同。但各詞文句，有許多又合前列各集中各詞文句不同；而且除無著詞合前列無著詞選闋數相同外，其餘兩兩相比，闋數互有多少。可見所謂孝珙手抄本，正是經孝珙增刪改竄，而自稱爲『先集定本』——孝珙手抄本後自註：『此先集定本，咸豐辛酉冬識』——的了。

(二十八) 顧貞觀金縷曲

清代康熙間詩人吳兆騫，因爲在順治丁酉科中了一個舉人，被人家寃誣，謫

戍寧古塔二十多年，馳底好友顧貞觀，用兩闋金縷曲詞調，寫了一封特別的信給馳。這兩首詞竟感動了顧氏底好友納蘭性德，竭力要求馳底父親大學士納蘭明珠，給吳兆騫設法營救，放了回來。所以這封詞體的通信，不但是詞中創格，而且還作成了這樣一段良朋絕塞，垂老生還的佳話，眞是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作品，也是不可磨滅的作品了。詞是——

季子平安否？

便歸來，

生平萬事，

哪堪回首！

行路悠悠誰慰藉？

毋老家貧子幼。

記不起從前杯酒；

魑魅搏人應見慣，
料輸他覆雨翻雲手。
冰與雪，
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
數天涯：
依然骨肉，
幾家能夠？
比似紅顏多薄命，
爭不如今還有？
只絕塞苦寒難受！

廿載包胥承一諾，
盼『烏頭馬角』終相救！
置此札，
君懷袖！——其一。

我亦飄零久，
十年來，
深恩負盡，
死生師友！
夙昔齊名非忝竊，
試看杜陵消瘦，
曾不減夜郎僝僽。

薄命長辭知己別，
問人生到此淒涼否？
千萬恨，
爲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
共些時，
冰霜摧折，
早衰蒲柳。
詞賦從今須少作，
留取心魂相守！
但願得河清人壽，

歸日急翻行戍稿，

把虛名料理傳身後！

言不盡，

觀頓首。——其二。

你看他這樣慷慨悲涼，纏綿悱惻的詞筆，現在咱們讀了，還受著他熱情底感動；何況被推為清代第一詞手而又被人疑為多情的賈寶玉的納蘭性德呢？

案吳氏秋笳後集中有寄顧梁汾舍人三十韻一首，詩中——

老去餘華髮，

書來自素誠；

悵恨詢謫戍，

款款話平生。

跪讀烹魚字，

悲吟別鵠聲。

……………

如蒙子公力，

終到漢西京。

正是指這件事的。納蘭氏飲水詞中有箇梁汾（梁汾是顧氏底字）金縷曲一首，下半闋——

歌與哭任猜何意：

絕塞生還吳季子，

算眼前此外皆閒事：

知我者，

梁汾耳。

也是指這件事的。

記得民國紀元前二年秋間，我從北京回到故鄉，因爲記念在京諸友，也曾摹仿此體，於重九日作金縷曲四闋，寄給留京友人任瘦紅。東施效顰，本來不值一笑；何況又並無歷史背景？但是現在看起來，也畢竟是我們人文學生活上的一縷痕迹，合顧氏原詞，有一點香火因緣，所以附錄在後面：

弟裔馳書叩，

上瘦紅吾兄足下，

別來安否？

辱在深交無泛語，

不敍寒暄節候，

也不問榮枯休咎。

料得近來吟興好，

問有無詩本藏懷袖？

千萬勿，
把心嘔！

安眠健飯時相祝；
值秋深西風漸勁，
隔簾吹透，
北地嚴寒宜準備，
此際添衣要厚；
尤莫向塵衢爭走；
縱飲殊非調攝計，
勸羈人少醉花前酒；
珍重意，

望聽受！——其一。

更欲詳探究：

數當時車盟笠約，

幾多朋舊，

行止與居長繫念，

爲問誰還淹久？

誰已跨蹇驢出走？

住者都頻相問訊，

道劉郎長引懷人脰—

其去者，

是歸否？

非歸敢問今何就？
望將馳游蹤細報。
慎毋差謬！
免卻疏慵見咎。
便我寄將音信去，
休厭我嘵嘵相叩！
嗜好生年原異俗，
所難拋只是同心友：
煩瀆處，
勿相疚！——其二。

舊事難回首：
記京華迎涼送暑，
雨宵晴晝；
雅謔清談嫌未足，
相與聯詩賭酒；
更約伴摴蒱射覆；
啜茗聽歌同秉燭，
送將歸五夜猶相守：
思此樂，
幾時又！
而今細訴歸來後：

把相思，
一囘一粒，
記將紅豆；
就使量來無一斛，
料也將盈一斗。
算可告天涯良友；
近日縱無如意事，
幸狂吟爛醉還依舊；
祇貌比，
別時瘦。——其三。
訝我因何瘦？——

怎禁那離愁萬疊，

壓人眉皺！

常冀相逢從夢裏，

夢也何曾邂逅！

寧不願乘風相就？——

叵耐身無雙羽翼，

阻飛行未得圖良覯；

翻自悔，

別何陡！

破眉只待君歸候；

問歸期，

古來是否，嶺梅開後？

到日還應相過從，

重與論文把酒。

倘屈指期還未有；

北雁南飛看絡繹，

盼時將消息山中逗！

時九月，

日重九。——其四。

據我自己底評量，第三闋下半，似乎比較地好一點。但是較之迴腸盪氣的原詞，卻萬不及一了。

（二十九）木蘭詩

木蘭詩是描寫一個北方勇武的女性的；在笨拙的作手做起來，一定要描寫她如何奮勇，如何作戰，如何衝鋒陷陣，如何殺敵立功，鋪敍個不了。可是它於從軍事實，只用——

萬里赴戎機，
關山度若飛，
朔氣傳金柝，
寒光照鐵衣，
將軍百戰死，
壯士十年歸。

六句虛寫一番，著墨無多，何等經濟！而前後兩大段，卻把她應募出征和請願還鄉的時候，種種兒女子情態，描寫得逼眞。這不但行文布局，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應該如此；而且不如此不足以顯出作品中的主人公，雖然勇武，畢竟

是一個女性。

女性從軍，本來是一件不調和的事。所以它前面用——

　朝辭爺娘去，

　暮宿黃河邊，

　不聞爺娘喚女聲，

　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

　旦辭黃河去，

　暮至黑水頭，

　不聞爺娘喚女聲，

　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後用——

　開我東閣門，

坐我西閒牀，

脫我戰時袍，

著我舊時裳；

當窗理雲鬢，

對鏡帖花黃。

這些不調和的句子，顯出不調和的美來。

此詩前段有——

東市買駿馬，

西市買鞍韉，

南市買轡頭，

北市買長鞭。

整整的四排句，看去是很板的，其實其間層次分明。因爲有駿馬而無鞍韉，

不可以騎坐，所以還得買鞍韉；有鞍韉而無轡頭，不可以控御，所以還得買轡頭；有轡頭而無長鞭，不可以驅策，所以還得買長鞭。這正合春秋左傳『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整整的四排句，看去很板；而第一句是標明產地，第二句是指出菜名，第三句是盛菜的器，第四句是泡菜的水，其實層次分明，四句只是一句，是一樣的結構。

(三十) 李波小妹歌和隴西行

北朝樂府中李波小妹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
褰裳逐馬如轉蓬，
左射右射必疊雙。

女子尙如此，

男子安可逢？

也是描寫北方勇武的女性的；可是詩意在襯出北方男子底格外勇武來，所以用實寫法。至於漢代樂府隴西行，卻專門描寫北方女性底伉爽、倜儻，更用具體的寫法。詩是——

天上何所有？——

歷歷種白楡；

桂樹夾道生，

青龍對道隅。

鳳凰鳴啾啾，

一母將九雛；

顧視世間人，

爲樂甚獨殊：

好婦出迎客，
顏色正敷愉；
伸腰再拜跪，
問客『平安不』？
請客北堂上，
坐客氈氍毹。
清白各異樽，
酒上正華疏；
酌酒持與客，
客言『主人持』：

卻略再拜跪，
然後持一杯。
談笑未及竟，
左顧敕中廚：
促令辦麤飯，
愼莫使稽留！
廢禮送客出，
盈盈府中趨；
送客亦不遠，
足不過門樞：
取婦得如此，
齊姜亦不如；

健婦持門戶，

亦勝一丈夫！

試看它所描寫的，宛然是一個現代男女社交場中剛健婀娜，流利端莊的女性。如果後來的女性，都能夠像她這樣地『廢禮』，中國男女社交底公開，二千年來，早經實行，不讓歐美人專美於前了。

此詩前半八句，語頗荒唐，且好像和下文不相連屬，所以有人疑心它應該別是一曲。但樂府作品中往往有不甚可解，不甚連貫的語句；像『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也是不可解而且和下文不連貫的。這一類的例正多。我們儘可看它作發端的象徵語，也可以說是『興』，也可以說是『開篇』，以不解解之，不必強加割裂。

（三十一）楚辭和成相

楚辭是三百篇後詩體另樹一幟的創作，但末流只衍而爲賦；而漢代以後的五言，七言詩，仍從三百篇衍出，受楚辭底影響不多。然而楚辭以後還有一種詩體改革底創作，就是荀卿底成相。成相三章，其中每節四韻，大概是三言的兩句，七言的一句，十一言的一句；雖然略有訛脫和參差。詩中都是些引史事、述治術以規諷人君的話，介乎箴銘、風謠之間。可是後來樂府長短句及七言詩，實在可說以此爲開山老祖。所以荀卿在中國舊詩詩體變遷史上，也占很重要的位置。

屈原，宋玉，景差，都是楚人；荀卿雖是趙人，而後來在楚國做官，終老於楚國，成相又是在楚國時的作品：可見那時詩體改革底創作者，都在楚國。三百篇中沒有楚風，是否因爲它是荊蠻而擯棄不采，還是因爲其時文化程度不高，無詩可采，現在都不得而知。然而楚國卻出了屈原、荀卿這兩位創作者，別樹一幟起來，產生異軍突起的文學作品；創造的南方文學，竟壓倒因襲的北方文學

了。

（三十二） 管夫人我儂詞（二）

管夫人底我儂詞，近來看見別一本所載，和前邊所錄，字句頗有不同；而且還載有趙子昂調管夫人的一詞。現在把他們兩詞並錄在下面。趙詞是——

我爲學士，
你做夫人；
豈不聞王學士有桃葉、桃根，
蘇學士有朝雲、暮雲？
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無過分。
你年紀已過四旬，

只管占住玉堂春？

管詞是——

你儂我儂，

忒煞情多；

情多處熱似火！

把一塊泥，

捻一個你，

塑一個我。

將咱兩個，

一齊打破，

用水調和，

再揑一個你，

再塑一個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與你生同一個衾，
死同一個槨。

把這兩詞一比較，可見管詞何等溫柔敦厚；而趙詞卻完全是縱慾的男性，因爲想過多性生活而有心棄背華落色衰的糟糠之妻的供狀，可算是醜極了！

(三十三) 宋代白話文學底發展

自從漢代以後，文言和白話分歧：文言雖然被那些貴族們，認爲正統文學底工具；而白話卻也不甘雌伏，時時昂起頭來，侵入文學底領域中：這是咱們在二

千年來的文學史中，隨時都可找得出它底痕迹的。但是趙宋一代，我們不能不認它爲白話作品於文學領域中大啓封疆的一個特異時期。這因爲：一，詩變爲詞，長短句中，比詩更可以容納不很適於整齊對偶的白話底發展；二，五代羣雄並起，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等，都是沙陀異族，朱温、郭威、柴榮、錢鏐、趙匡胤等，也都是出身卑賤，合文言的貴族文學，幾同枘鑿，所以胣們一鱗一爪的文學作品，也都流露胣們草莽英雄底本色。

錢鏐封王以後，回到故鄉臨安，用吳音唱山歌給鄉人父老聽，這件故事，我已經於前話中說及了。周世宗（柴榮）御筆批定柴窰顏色道：

雨過天青雲破處，

這般顏色做將來：

這也是極自然的白話詩。捫蝨新語載：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遣徐鉉來朝，欲以求勝，至誦

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皇帝（趙匡胤）但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健如此！

然而清代宋長白柳亭詩話卻說：

> 宋藝祖微時，嘗作日詩曰：『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卻殘星趕卻月』。國史潤色之曰：『未離海嶠千山黑，纔到天心萬國明』：徒作門面語，神氣索然。

足見宋太祖原詩，本是白話，經國史潤色，才變爲『未離海底……』的門面語。其實，給牠潤色的，眞是多此一舉！ 牠那原詩，正是草莽英雄底本色，又何嘗顯不出帝王氣象來呢！

因此，咱們可以推想，錢鏐底什麼『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的還鄉歌，也許不是牠自己底作品，而是牠底代筆先生們給牠預備的文言稿子，所以弄得父老

們不能懂得；而即席成章的白話山歌，才眞是䰟底作品。

那時候的君主，都極自然地用白話來做文學作品，『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所以宋代底文學領域中，讓白話大啓封疆，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三十四) 李芳樹刺血詩

清代紀昀閱微草堂筆紀中槐西雜志第二卷，載李芳樹刺血詩一首。據䰟說，是從永樂大典中錄出的；原本底次序，排在韓蘄王孫女詩底前面，所以斷定作者是南宋人。永樂大典，在紀昀時本來已經是明末流寇亂後的殘本；經清末拳亂以後，聽說全部燬滅了。閱微草堂筆紀，說鬼談狐，也許爲現代人所擯而不閱；但是此詩卻是一首絕好的悲慘的抒情詩，不可讓它埋沒了，所以把它錄在下面：

去去復去去，
悽惻門前路；
行行重行行，
輾轉猶含情——
含情一回首，
見我窗前柳；
柳北是高樓，
珠簾半上鈎。
昨爲樓上女，
簾下調鸚鵡；
今爲牆外人，
紅淚沾羅巾：

牆外與樓上，
相去無十丈；
云何咫尺間，
如隔千重山？
悲哉兩決絕，
從此終天別；
別鶴空徘徊，
誰念鳴聲哀！——
徘徊日欲晚，
決意投身返——
手裂湘裙裾，
泣寄藁砧書；

可憐帛一尺，
字字血痕赤；
一字一酸吟，
舊愛牽人心；
『君如收覆水，
妾罪甘鞭箠；
不然死君前，
終勝生棄捐！
死亦無別語，
願葬君家土；
儻化斷腸花，
猶得生君家』！

此詩底本事，咱們現在已經不能詳悉。但因爲它是敘事的抒情詩的緣故，所以它底本事底厓略，咱們就可從詩裏窺見一斑；雖則無從深考，也無庸深考了。照詩中所敍，芳樹自然是箇棄婦（也有人疑心她是個棄妾，因爲棄婦或許不至有如此無家可歸的樣子；但詩意也不見得是無家可歸，而且也正不必深求）；她底表情，不但不怒，而且不怨，只是一味自怨自艾。這種『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的態度，用現代的眼光看起來，自然也許可以說是不合理的。然而那時候的女性貞操底公式，正是必須如此，才可以算得極致，咱們不能以今非古。咱們在千載以下，讀她底詩，覺得它還悲劇的背景，固然能給與咱們以很深的哀感；就是它底迫切的情調，短促的音節，彷彿千迴萬轉似的，正合她纏綿悱惻，宛轉低徊的表情相稱，也儘能給與咱們以很深的哀感哩！

（三十五）圈兒信

清代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第二卷，載圈兒信一則：

有妓致書於所歡，開緘無一字：先畫一圈，次畫一套圈，次連畫數圈，次又畫一圈，次畫兩圈，次畫一圓圈，次畫半圈，末畫無數小圈。 有好事者，題一詞於其上云：

相思欲寄從何寄？——
畫個圈兒替；
話在圈兒外，
心在圈兒裏。
我密密加圈，
你須密密知儂意：
單圈兒是我，
雙圈兒是你；

整圈兒是團圓，

破圈兒是別離；

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

把一路圈兒圈到底！

無中生有，令人忍俊不禁。

近來從東方雜誌第廿一卷第六號上瞧見有馮式權君底北方的小曲一文，中引雜曲寄生草一支，才知兩般秋雨盦隨筆中題圈兒信一詞，是以此曲為藍本的。　原曲是——

欲寫情書，——我可不識字；

煩個人兒，——使不的；

無奈何畫個圈兒為表記。

此封書為有情人知此意：

單圈是奴家，
雙圈是你；
訴不盡的苦，
一溜圈兒圈下去——
一溜圈兒圈下去！

咱們把這兩詞一比較，知道前者比後者更工穩，更緜密了。但是後者底首句『欲寫情書，——我可不識字，煩個人兒，——使不的』，卻另有它底風趣；頗能委曲傳出不識字，不會寫信，而又情感迫切，不能不寫信的神情。並且，更可知道，『先畫一圈，次畫一套圈……』的一段故事，也是那位好事者妝點出來的。

（三十六）雙紅豆

一九二四年元旦，江陰周剛直君，贈我一雙紅豆。隔了幾天，他又對我說：『此物是我故鄉鄉間所產。老樹一株，死而復蘇；現在存活的，只有半株。有時不結子，有時結子僅十餘粒或百餘粒不等。如將此豆作種別栽，又苦於不容易發生；即使發生了，也不容易長成；望它結子，更不知須等幾何年。所以此物頗不易得，實是珍品』。我想，從前六七歲時，讀唐代王維相思一絕句：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采擷，
此物最相思！

早就知道了它底嘉名，和它底產地(雖然南國兩字是很儱侗的)，並且知道它是相思底象徵。大家試想，相思是多麼情韻縣邈、趣味深長的一樁傻事？是多麼情

韻緜邈、趣味深長的一個佳名？　那麼，象徵相思的紅豆，是多麼情韻緜邈、趣味深長的一件佳物？　不値得我們悠然神往，渴欲一見嗎？　讀了王維相思詩的我，悠然神往，渴欲一見地對着這佳物聞聲相思了許多年，徼倖碰着周君，使我得合這佳物由相思而相見；不但相見，而且因馳多情的贈與，竟使我得『置之懷袖間』了：這是一樁多麼可感的事！　於是我把它細細地把玩一下，覺得它顏色般紅而微紫，形狀頗類心房；古人以它爲相思底象徵，大約不是無故。

象徵相思的紅豆是見了，對於紅豆的相思是慰了，可是我合周君不久就相別了。　別了差不多一月，因爲常常把紅豆把玩，打動了覩物懷人的相思，就做了三首雙紅豆：

歲朝初，

一封書，

珍重緘將兩粒珠，

嘉名紅豆呵。

樹全枯，
卻重蘇，
生怕相思種子無，
天教留半株。——其一。

望江南，
樹影殘，
莫作尋常老樹看，
相思憑此傳。

體微圓，

色微殷，

星影霞光耀晚天，

離離紅可憐。——其二。

豆一雙，

人一雙，

紅豆雙雙貯錦囊，

故人天一方。

似心房，

當心房，

假着心房密密藏，

莫教離恨長！——其三。

後來把這三首雙紅豆寄給周君；而且問䶵，這一株紅豆底歷史怎樣，樹底幹枝花葉怎樣，豆莢怎樣。䶵從川沙回信說，『樹底歷史和形狀，載在江陰縣志，等回到故里時鈔給你看』；又附了一粒帶着豆莢的紅豆來；於是我更得合它底豆莢相見了。可是直到如今，江陰縣志中的紅豆史，周君還不曾給我鈔來；而我希望知道些紅豆故實的私衷，卻一天渴似一天。周君方面的紅豆史，既一時未能慰我的渴望，我只能從故紙堆中去找些關於紅豆的鱗爪，來權過一過癮了。下面所引的幾則紅豆故實，是近來所找到的。

紅豆本名相思子；其葉如槐莢如豆，子夏熟，珊瑚色，大若芡肉，微扁。其可以飼鸚鵡者，乃蔬屬；藤蔓，子細如菉豆，而朱裳黑喙，其結實甚繁，乃籬落間物，無足貴也。其木本者，樹大數圍，結子肥碩可玩。

萬紅友（名樹，清初陽羨人）有詞云：

拂砌輕陰，
垂檐絳莢，
曖風薰坼；
串翦珊珠，
琤琤點苔石。
鸚哥啄雨，
銜不去詰多香粒（唐代宗時，日林國獻紅豆，大而有光，名詰多珠）；
珍惜，
誰喚小梅，
僧紅兒名色？

又有賦云，

其蔭也如槐之敷；其結也如豆之脥；其莢維絳；其實則朱；其色煒煒然如屑南海之珊瑚；其質磊磊然如探合浦之明珠：若是物者，卽爲之奩璹瑨，柈車渠，聯以冰蠶之縷，而綴諸翠鳳之襦，不亦宜乎！

又曰，

爰有扶桑小墅，刺桐別院，黎女青鬟，蠻姑素面，挹深翠於林間，檢輕紅於蠟畔；莞榴粒之羞圓，嘅芡肥之輸茜；混火齊而光摻，勻靺鞨而顏亂；訝丹砂其九還，疑琥珠之一串；戲藏鬮而賭勝，褒鮫綃而持薦；偶玫釧之誤觸，隨杏帬而不見：豈徒蓄豔於香閨？實足襲珍乎玉案。

又，紅豆花，形似蓮而小，色白，中有紅心一縷。 汪碧巢詩，

冰潔花叢豔小蓮，

紅心一縷更嫣然。

王摩詰詩，

紅豆生南國，

……………

此物最相思。

按相思子朱墨相銜，豆大瑩色。山村兒女，或以飾首，婉如珠翠，收之二三年不壞。相傳有女子望其夫於樹下，淚落染樹，結爲子，遂以名樹云。

——屈大均廣東新語木語

因此，咱們可以知道紅豆本是廣東的產物；王維所謂南國，大約就指廣東而言，而江南不過是它底流寓地。屈氏廣東人，所以馳底記載，比較詳確。從馳底記載裏，紅豆底樹葉花莢等性狀，可以略見一斑。並且，更得知道，關於象徵相思的一點，在廣東方面，有思婦望夫，淚落染樹，結而爲子的傳說。這傳說底神祕，頗跟關於秋海棠的傳說相類似。

紅豆本名相思子；其樹之葉如槐。盛夏子熟，破莢而出，色勝珊瑚；粵中閨閣，多雜珠翠以飾首，經年不壞。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染枝，旋結爲子，斯名所由昉也。維揚吳園茨爲吳興太守，有詞云，

把酒祝東風，
種出雙紅豆。

梁溪顧氏女見而悅之，日夕諷詠，四壁皆書二語，時因目園茨爲紅豆詞人。

——鈕銹觚賸粵觚相思子

此則記紅豆性狀和傳說，合廣東新語大致相同而較略，大約卽以屈氏所記爲藍本。但附記梁溪女子，因讀名句而戀慕紅豆詞人的事，卻是一段很有興味的詞壇佳話。

温庭筠詩，

玲瓏骰子安紅豆，

入骨相思知也無？

徐興公云，『嶺南國中，有相思木；歲久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相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非卽紅豆也』。客云：『相思豆有雌雄，合置醯中，輒相就』。一客云：『豆安有雌雄？以磁石養一，以鐵屑養一，僞置水中，亦自相就，不必醯也』。余笑謂豆無雌雄則已；脫有之，則必當置醯中。醯中之豆，亦必雌先就雄。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

說紅豆有雌雄，說把它們放在醋裏，自然相就；關於象徵相思的原因，另換了一種神祕的解釋，也是別有風味。

吳門東禪寺白鴿禪師偶拾紅豆，種之寺內，指而祝曰，『汝宜速長；但他日不許無故開花！世變有大小，則花開有疏密』。今其樹已數圍。

人所見者，崇禎九年小開，十七年大開，隨遘國變。順治十六年小開，有鎮江之擾；康熙十二年復開，是冬滇黔寇作。花色如梓，莢小於槐角；霜後莢落，其子深紅可愛。

——鈕銹觚賸吳觚白鴿紅豆

不幸得很，這一株被怪和尚所手植的紅豆，竟脫離了相思底象徵，由情韻綿邈，趣味深長的俊物，變爲神秘的不祥之物了，眞是寃枉得很！這大約因爲和尚是不懂得相思的緣故吧。但是咱們因此知道流寓江南的紅豆，不止江陰的一株。不知現在吳門東禪寺中，還有這被栽誣的不祥之物生存著沒有？如果還生存著，我倒要祝它速死。我底用意，當然不是因爲它能使我們不祥，所以希望它斷絕不祥的根株。試想，好好的象徵相思的俊物，不幸被人家栽誣，指爲不祥之物，倒不如速速離去這被栽誣的網羅，再去往生南國，以祓除自身底不祥。紅豆呵！你本是兒女纏緜的象徵，哪里管得那些風雲擾攘的世變呢？

（三十七）張打油詠雪詩

相傳宋代有一個張打油，是後來打油詩派底開祖。但是豼那被稱爲打油體的詠雪詩：

宇宙一籠侗，
古井黑窟籠；
黃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腫。

第一句描寫得何等壯闊而得神！第二句從大處收到小處，正是從小處託出大處。四顧茫茫，一白無際，只剩得古井是一個黑窟籠，越見得宇宙底一籠侗了。第三句雖只平常；但是第四句一個腫字，卻下得絕妙。從這一個腫字，

襯出上句黃狗身上的白，是腫的白；而本句白狗身上的腫，是白的腫：眞能活畫出滿身是雪的兩條狗來！ 這樣的描寫手段，實是可佩可驚；恐怕諸大家底詠雪詩，都做不到這樣吧！

（三十八） 碎金詞譜（一）

詞譜曲譜，本來都有律呂譜（卽工尺譜）和抑揚譜（卽平仄譜）兩種。 律呂譜所以便樂工底歌唱，抑揚譜所以便詩人底製作。 但是樂工歌唱的時候，也應該懂得抑揚；詩人製作的時候，也應該懂得律呂：所以一譜之中，實在應該兩者並列，不可偏缺。 現在流行的曲譜或只注抑揚，不注律呂；或只注律呂，不注抑揚：都犯著偏缺的弊病。 至於詞譜，更是只有抑揚而沒有律呂了。 一般論詞的人，大抵都以爲詞底律呂譜，明清以來，早已完全亡失，不可復考，只能『斤

斤於句讀之末，瑣瑣於平仄之微（見萬樹詞律自序）』。其實詞本爲可以歌唱的樂府詩篇；如果不合律呂相配合，不過是律體的長短句罷了。有些詞家，明明不諳律呂，卻還把他底所作，稱爲樂府，未免名實不符。近來從坊間購得碎金詞譜六卷、後附碎金詞一卷，是一部律呂抑揚兩者並列的詞譜，爲清代道光年間松滋謝元淮（默卿）所撰。碎金詞譜中計第一卷仙呂宮詞三闋，曲一隻，仙呂調詞六闋，曲一隻，中呂宮詞二十二闋，曲二隻，中呂調詞二闋；第二卷大石調詞十七闋，曲一隻，越調詞九闋；第三卷正宮詞五闋，高宮詞一闋，小石調詞三十二闋，小石角詞七闋；第四卷高大石調詞十八闋，曲一隻，高大石角詞三闋，南呂宮詞四闋；第五卷商調詞九闋，商角詞一闋，曲一隻，雙調詞三闋，雙角詞一闋；第六卷黃鐘宮詞十四闋，曲一隻，羽調詞二十闋；附錄仙呂調詞一闋，大石調詞一闋，大石角詞一闋，曲二隻：共六宮十三調詞一百八十闋，曲十隻。碎金詞中計浪淘沙令等詞二十七闋。各詞都左注平仄，右注工尺，並附有板

眼，是根據九宮大成譜中所存的唐宋元人詞底律呂譜的；可見詞底律呂譜，不曾全亡了。碎金詞中各詞所用各字底四聲，都按照碎金詞譜中各闋原詞各字底四聲；而首兩闋浪淘沙令和賀聖朝，更連陰陽平也都一一分別照塡，眞可謂苦心經營之作！

碎金詞譜卷首有謝氏自序和鄱陽陳方海後序各一篇，凡例二十一則；碎金詞卷首有趙函序一篇。據謝氏自序說：

嘗讀九宮大成譜，見唐宋元人詞一百七十餘闋，分隸於各宮調下，每思摘錄一帙，自爲科程；繼睹雲間許穆堂侍御自怡軒詞譜，則久已錄出，可謂先獲我心矣！於是謹遵欽定詞譜，考訂互證，凡句讀之有不同者，悉爲補入。每字之旁，左列四聲，右具工尺，俾覽者一目瞭然。四聲既準，則工尺無訛；即平素不習音律，依譜塡字，便可被之管絃，傖父之譏，庶其免矣！

陳氏後序說：

先生以爲『今之詞曲，古之樂府。宋元以來，詞家未必盡諧律呂；然淸眞白石諸公，具昭軌式，餘人互有乖合，塡詞必當從其合者』。先生所爲海天秋角詞集，塡某詞卽專從一人之詞爲定體，平仄毫不容舛；謹嚴如是詞，則烏有不合者乎？茲譜之作，蓋因雲間許侍御摘錄九宮大成譜中詞若干首，詞皆分隸各宮調下，便爲科程；先生復遵欽定詞譜詳證補誤，每字左列四聲，右列工尺，法無可移。幷以此例自爲詞若干首，則四聲一字不苟，視海天集謹嚴加倍，而又情辭穩洽，妙出天然，得不謂之至難也乎！

凡例第十九條說：

按譜塡字，如一詞數體者，只可專從一人之詞爲定體，逐字逐句，照譜塡入。縱不能四聲俱講，而平仄斷不容舛，上去不可互替，句讀句法，均

宜遵守；不得因圖譜所列圖式有可平可仄之注，遂任意雜塡，轉致不成音調。

又第二十一條說：

是譜之刊，專爲率爾操觚，不諳宮調，不遵律呂者導以軌則。然一一過於拘泥，未免膠柱鼓瑟之譏；且恐學者視倚聲爲畏途。果有淸詞麗句，妙合自然，亦不妨略事通融。惟每調必須專從一人之詞爲定體；四聲縱難並講，而平仄句讀，斷不容稍有遊移：此則爲不易之格，覽者諒之！

謝氏從九宮大成譜中摘錄這僅存的一百八十闋古詞底舊律呂譜，加以訂補，使它流布世間，打破歷來『詞底律呂譜完全亡失』的瞎說，這種抱殘守闕之功，是不可沒的。然而咱們所以要知道詞底律呂譜，不單是要做拘泥的遵譜工夫，還希望要做那變通的製譜工夫。試看曲底律呂譜，往往有宮調相同，曲牌名相同，而旁注工尺，截然不同的；這就是依詞製譜的結果。因爲每一曲牌，雖然有一

定的腔格；而每曲所塡的詞，只能使平仄相同，不能使四聲淸濁陰陽，完全一律。所以塡詞者只依每曲底腔格塡詞，只須求平仄無誤，不必顧及陰陽平和上去入底分別；而別由製譜者依著他詞中所塡各字底陰陽平和上去入以酌定工尺。雖然製譜者酌定工尺時，也須依本牌底宮調腔格，加以斟酌，不能完全自由；而工尺底變通，卻是可能的而且當然的事。曲旣如此，詞也應該如此。如果塡詞者只知一味膠柱鼓瑟地墨守成規，遵着舊詞底陰陽平和上去入，一絲不苟地一一照塡；雖然於舊有律呂不致有不諧的弊病，確是難能可貴；然而塡詞之道，也未免太苦了！所以近人吳梅氏底顧曲麈談說，「與其詞去就譜，何如譜去就詞之爲愈」。謝氏自作碎金詞以及馳底自序和凡例中的持論，正是實行詞去就譜的一種方法。照馳這樣墨守成規的辦法，不但使塡詞者受極嚴的桎梏，難免望而卻步；而且我敢必這一百八十闋古詞底舊律呂譜，雖然保存了，但也只能做到保存而已，不能有變而通之，製成新譜的希望，更不能有從這一百八十闋古詞底

律呂譜觸類旁通而製成別種舊詞牌底新律呂譜，或另創新詞牌而製成新律呂譜的希望。所以咱們一面對於牠底抱殘守闕之功，和那種句斟字酌的精神，固然應該深深地表示咱們底敬意；但是終覺得有所不滿。咱們很希望現在懂得音樂而能製譜的人，能從這一百八十闋古詞底舊律呂譜，觸類旁通而給其餘的舊詞牌製成新律呂譜，或和塡詞者合作，另創新詞牌，而製成新律呂譜；那麼，不但抱殘守闕，而且繼往開來，在中國詞學上裨益非淺了。

原書自序作於道光癸卯，陳趙兩序都作於道光甲辰，此書大約就是道光甲辰或甲辰以後所刻。出版以來，至今不過八十年，而坊間已成希有之物。偶有一部落於書賈之手，便居爲奇貨。一九二五年三月，友人王新甫君告訴我，牠底成串趙尊嶽(叔雍)君，曾從杭縣某書肆以重金購得一部；我便要求牠介紹到趙君處一看。王君雖已經允作介紹，而我因爲忙的緣故，還不曾定期前去。不久，王君又來說，『得趙君底指示，知道上海某書肆有此書一部出售，索價較廉

於趙君所購者十分之七』。於是我就急去購得，書價又照原索之價減去六分之一；然而這在寒酸的我，已經可算是以連城易拱璧了。此書以紅黑兩色套板印成，旁注的四聲和工尺，都用紅色。可惜板眼記號，不免有漫漶處；閉口音記號，有應加不加或誤加處；而誤字也頗不少：這些都是有待於校訂的。

(三十九) 縊鬼詩

月明風緊十三樓，

獨自上來獨自下。

這是隨園詩話中所載的縊鬼詩。咱們正不必問世間究竟有縊鬼沒有，縊鬼究竟能作詩不能，此詩究竟是縊鬼所作不是；而一讀此詩，便覺得在月明風緊十三樓的背景中，彷彷眞有一個縊死鬼獨自迴旋上下：所以此詩眞不愧爲畫鬼的神

手！

此詩修辭的得力處，全在一個緊字，和兩個獨自字，緊的不但是風，風緊而鬼底上下，也跟著緊了：所以這一個緊字是活的。如果換一個冷字，便跟下文上下兩字無關，而是死的了。又如把月明風緊改作風淒月黑，似乎也是適宜於縊鬼出現的背景；然而畢竟是不生動的背景，不能使下文上下兩字格外有力。下句用兩個獨自字，便覺得在這個背景當中，不但沒有人，而且更沒有別的鬼；而這月明風緊的十三樓，是這個孤單的縊死鬼獨占的世界了。但如果不是上文一個緊字，還難免是人境，而未必一定是鬼境；可見緊字是最得力處。只消讀到緊字，便足令人毛髮竦然。

劉熙載詞概說：

詞有點染。耆卿雨淋鈴云，『多情月，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上二句點出離別冷落；

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染之。 點染之間，不得有它語相隔；隔則警句亦成死灰矣。

這話把點染二字分開來說，自然是一種別解。 但是這樣說法，確也便於說明詩人底修辭手段。 䶒所引的柳詞，是先點後染；而縊鬼詩卻是先染後點。緊字是染，兩個獨自字是點。 這樣一點染，便畫出一個活的縊死鬼來。 從來說部中所載的鬼詩頗多，卻從沒有寫得如此得神的；所以咱們作詩，應該注意背景底渲染，尤其應該注意於活的渲染。

(四十) 用境界說詞

近人王國維氏人間詞話，是以境界論詞的。 䶒說：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五代北宋之詞，所以

獨絕者在此。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 故能寫眞景物眞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第二則是馳對於境界的定義。 馳底著眼點，就是在一『眞』字。 馳又用隔和不隔，來詮釋眞不眞。 不隔就是眞，隔就是不眞。 馳批評前人底詞，都用這一點來做標準，所以很有獨到的地方。 馳論隔和不隔說：

美成靑玉案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淸圓，一一風荷擧』，此眞能得荷之神理者。 覺白石念奴嬌、惜紅衣二詞，猶有隔霧看花之恨。

白石寫景之作，爲『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峯淸苦，商略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調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 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 北宋風流，渡江遂絕，抑眞有運會存乎其間耶？

問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處唯在不隔，詞亦如是。卽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少年游詠春草上半闋云「闌干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二月三月，千里萬里，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上」則隔矣。白石翠樓吟「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游戲；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淸愁，花消英氣」則隔矣。然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寫情如此，方爲不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寫景如此，方爲不隔。

這些話，換句話說，就是以所寫的景物感情爲眞和不眞，爲境界底有無。貌因爲以隔和不隔爲標準，所以很反對用替代字，很反對隸事。 貌說：

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 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 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 蓋意足則無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樓連苑，繡轂雕鞍』，所以爲東坡所譏也。

沈伯時樂府指迷云；『說桃不可直說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 果以是爲工，則古今類書俱在，又安用詞爲耶？ 宜其爲提要所譏也。

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卽於此見。 不獨作詩爲然，塡詞

家亦不可不知也。

案隸事和用替代字，不是力量不足，要借別種東西來幫忙；就是自己無話可說，要請別人來替自己說話。 如此作詩，哪里會有眞境界呢？

用境界來說詞的，前人也未嘗沒有。 清光緒間旌德江順詒所輯的詞學集成八卷，第七卷就是論境的；不過所說頗多模糊影響之談，不能拈出隔和不隔來詮釋境界底眞不眞罷了。 王氏曾說：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 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

䰰以爲以境界說詞，是䰰底創見；其實不如說以隔和不隔說境界，是䰰底創見。

(四十二)『八病』正誤

蕭齊永明時，王融謝朓沈約之流，創爲四聲八病之說，於是有所謂永明體的詩文。四聲是積極方面的創造，後來漸漸演進，構成唐代以後很完備的律聲 Rhythm，於中國詩篇律聲進化上很有關係。八病都是消極方面的禁止，拘牽瑣碎，簡直是一付詩人底鐐銬；當時鍾嶸已經有『文多拘忌，傷其眞美』的譏評。所以後來的詩人，大都不去遵守 䞍們這種消極的規律。不但後人不遵守，就是䞍們自己底作品，也不見得能夠完全遵守。所以聲病之說，積極的四聲是成功的，而消極的八病是失敗的。

所謂八病，當時只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等名稱；禁律如何的說明，却見於宋代魏慶之底詩人玉屑中。但其中三、四、

七、八四病底說明，是誤解的。詩人玉屑第十一卷詩病有八一則說：

一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皆平聲，日、樂皆入聲。

二曰上尾：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

三曰蜂腰：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雕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

四曰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

五曰大韻：如聲、鳴爲韻，上幾字不得用驚、傾、平、榮字。

六曰小韻：除大一字外，幾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

七曰旁紐，八曰正紐：十字內兩字疊韻爲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爲

旁紐；如流、久爲正紐，流、柳爲旁紐。

魏氏以疊韻爲正紐，以雙聲爲旁紐，是絕大的錯誤。案八病中前四病是同聲的病；五、六兩病是同韻的病，就是疊韻的病；七、八兩病是同紐的病，就是雙聲的病。所謂同紐，就是同一發音。正紐就是正雙聲；例如『關關雎鳩』，關、鳩兩字，同屬見紐。旁紐就是準雙聲（同屬淺喉音，或同屬重脣音，或同屬舌頭音……）；例如『君子好逑』，君是見紐，逑是羣紐，同屬淺喉音。又如『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天是透紐，帝是端紐，同屬舌頭音。所以七、八兩病底說明，應改作：

十字內兩字同紐爲正紐，若不共一紐而同屬淺喉音或同屬重脣音同屬舌頭音……爲旁紐；如關、君爲正紐，君、逑爲旁紐。

又，第三病蜂腰底說明，也有錯誤。因爲如果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那麽，仄聲可以用上、去、入不同聲的字來避免這病，平聲卻無從避免，而平平

仄仄平的句子，便不能有了。 我以爲蜂腰是指第三字與第八字同聲的病；它底說明，應改作：

第三字不得與第八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雕飾』，愛、自皆去聲。

這樣，便較合於蜂腰底意義。 因爲第三字和第八字都在五言句底腰上。

又，第四病鶴膝也未必如魏氏所說。 我以爲鶴膝是指第四字與第九字同聲的病；應改魏氏底說明作：

第四字不得與第九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方、書皆平聲，相、離亦皆平聲。

因爲第四字第九字都在五言句底膝上，所以稱爲鶴膝。

總之前四病都是指五言兩句內相當的兩字同聲的病。 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所說『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正是指不犯此四病而言。 至於虯所說『一

簡之內，音韻盡殊』，就是指後四病不犯。 因爲不犯五、六兩病，便是韻底盡殊；不犯七、八兩病，便是音底盡殊。

(四十二) 毛詩底用紐

紐就是子音；子音相同的字，叫做同紐，也叫做雙聲。 把同紐的字，在詩篇中相間著用，合用韻一樣，叫做用紐。 這用紐的方法，就是外形律中反復律底一種，叫做紐反復律；毛詩裏面，是應用這種紐反復律的，不過沒有像韻底用得多罷了。

毛詩中用韻的例，是不限於一停(就是句)之末的。 用在一停之首的，叫做停頭韻；用在一停之中的，叫做停身韻；用在一停之末的，叫做停尾韻。 它底用紐，也依此例，有停頭紐、停身紐、停尾紐。

小雅車攻篇第五章：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佽和柴是停尾韻，而調和同是停尾紐，這是早被前人發見了的。因爲在楚辭離騷中：

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

又在韓非子楊搉篇中：

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又在東方朔七諫繆諫篇中：

不量鑿而正枘兮，恐榘矱之不同；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

都有這樣相同的停尾紐。但是毛詩底用紐，除此以外，還是很多。現在略舉幾例如下：

（例一）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鳩、君、逑同紐。

(例二)周南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樛、葛、君同紐。

(例三)召南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沼、沚同紐。

(例四)召南草蟲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既、見、覯同紐。

(例五)邶風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汎、彼、柏、汎同紐，有、隱、憂同紐，微、無同紐，我、敖同紐，薄、逢同

紐，憂、慍同紐，閔、侮同紐，辟、摽同紐。

(例六)邶風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君、故、君、躬同紐。

(例七)邶風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女、而同紐，俟、搔、首同紐，貽、說、懌同紐，牧、美同紐，女、人同紐。

(例八)鄘風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君、偕、笄、珈同紐。

(例九)唐風葛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角、錦同紐。

(例十)檜風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瞻、周、道、中、怛同紐，瞻、周、道、中、弔同紐。

(例十一)曹風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

蝣、羽、衣、憂、于同紐，蝣、翼、衣、憂、于同紐，蝣、閱、衣、憂、于同紐。

(例十二)小雅采薇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車、駕、敢、居同紐，駕、君同紐，四、小同紐。

(例十三)小雅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

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君、家、基、君、期同紐，君、家、光、君、疆同紐。

（例十四）小雅河水　河彼流水，朝宗於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

水、隼同紐。

（例十五）小雅節南山　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昊、降同紐，傭、惠同紐。

（例十六）小雅大東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酒、漿同紐，璲、長同紐。

（例十七）小雅車舝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閒、關、車、季同紐，高、景同紐。

（例十八）大雅皇矣　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代崇墉。

同、弟、衝、崇同紐，以、援、與、以、墉同紐。

（例十九）大雅靈臺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論、樂同紐。

（例二十）大雅卷阿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顒、卬同紐，聞、望同紐。

（例二十一）周頌烈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於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辟、福、保、封、邦、方、不、百、辟、不同紐，公、疆、功、競同紐，皇、訓、刑同紐。　以上各例，用在停頭停尾的都有；可見在毛詩的時代，這種

用紐的反復律，是合用韻的反復律並行的，而後來卻被淘汰了。

（四十三）毛詩以後的停身韻

五年以前，有兩位姓胡的。爲了停身用韻問題，曾經開過幾回筆戰。那時候參戰的人，頗有幾個；而我也是這幾個中的一個。𤞑們兩個交戰的正主兒，一面說『這種押韻法，是我底一種嘗試』；一面說『這種押韻法，……讀起來也不好聽』。其實這兩位姓胡的兩種胡說，都難免有點近於胡說。因爲停身韻在毛詩底時代，是跟停頭韻和停尾韻並行的；後來才漸漸地被淘汰了。所以這正是『古已有之的』；說是讀起來不好聽而否認它，固然不對；說是嶄新的嘗試，也是所見不廣。關於這一點，我在四年前，早經『考證以實之』了。不過那時候我也是所見不廣，所以以爲這種押韻法，只是毛詩裏面才有。近來我

底所見，比較地略廣一點了，才知道不但毛詩，毛詩以後，如楚辭古謠諺以及詞曲中，都有這種押韻法。

停身韻大約可分爲兩式：(1)是停頭或停尾已經用了韻，而停身又同時用韻的；(2)是停頭或停尾並不用韻，而只於停身用韻的。 前者底例，毛詩中固然很多；後者底例，毛詩中也頗有之。 例如：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唐風有杕之杜(例一)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大雅召旻(例二)

第一例是心、飲爲韻，第二例是歲、潰、棲、此、潰爲韻；都是停頭停尾並不用韻，而只有停身韻的。 其餘如停末用助詞或代詞而用韻在助詞代詞上面的，多至不可枚舉，而其實也屬於這一類。 不過胡適氏底：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幾次細思量，但願相思苦。

卻是合有杕之杜這一式差不多罷了。

毛詩以後，(2)式大約很少人用了，而(1)式却還很多。例如：

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呢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

——楚辭卜居(例三)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淸，宋廖兮收潦而水淸；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

——楚辭九辯(例四)

第三例呢、栗、喔、儒爲韻，訾、斯、咿、兒爲韻，眞、人爲韻，突、滑爲韻，如、如爲韻，梯、稽、脂、韋爲韻，淸、楹爲韻；第四例瑟、慄爲韻，衰、歸爲

韻，寥、廖爲韻，高、潦爲韻，淸、淸爲韻，悽，欷爲韻，愴、怳、懭、悢爲韻，人、新爲韻。又如：

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史記滑稽列傳（例五）

這穰田歌以甌、窶、篝爲韻，汙、邪、車、五、穀、熟、家爲韻，穰、穰爲韻，滿、滿、蕃、滿爲韻；所以窶、邪、穀、穰、滿、滿、蕃、滿、都是停身韻。又如：

五侯治喪樓君卿。

——漢書樓護傳（例六）

五經復興魯叔陵。

——後漢書魯丕傳（例七）

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後漢書郭賀傳（例八）

道德彬彬馮仲文。

——後漢書馮衍傳（例九）

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賈逵傳（例十）

殿中無雙丁孝公。

——後漢書丁鴻傳（例十一）

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後漢書胡廣傳（例十二）

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

——後漢書黨錮傳（例十三）

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擧，天下俊秀王叔茂。

——後漢書黨錮傳(例十四)

蘆生漫漫竟天半。

——晉書五行志(例十五)

以計代戰一當萬。

——晉書杜預傳(例十六)

十囊五囊入棗郎。

——晉書王浚傳(例十七)

以上諸例，都是於七音停中第四、第七兩音上用韻的。 古謠諺中，這一類的例很多。 所以清代杜文瀾氏說：

(一)謠諺本係韻語，……用韻之密者，或七字句中用兩韻(如後漢書魯丕傳：『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興與陵爲韻)，或五字句中用兩韻(如舊唐書五行志：『寧王引諺云，「樹稼達官怕」』，稼與怕爲

韻），或四字句中用兩韻（如左氏昭二十七年傳：『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索與獲爲韻）。……

——古謠諺凡例（例十八）

至於詞裏面的停身韻，清代吳衡照氏曾經說過：

戴東原集，『詩「有瀰濟盈，有鷕雉鳴」，釋文「鷕，以水反」，鷕从唯得聲，與瀰爲句中韻。——下復舉濟、盈、雉、鳴、亦句中韻。——後因水譌小，遂有『以小反』之音，廣韻入三十小，改小作沼，併其所由致譌，幾莫可考』。　按句中韻毛詩有此例，東原之言是也。　今詩餘如點絳脣次句，東坡云，『今年身健還高宴』，吳琚云，『故人相遇情如故』，舒亶云，『翠華風轉花隨輦』，本七字句，而中間健字遇字轉字用韻，亦句中韻。　元應次蘧蕭允之作皆然，此例仿毛詩。

——蓮子居詞話（例十九）

又如清代徐釚氏也曾說：

木蘭花慢、柳耆卿清明詞得音調之正；蓋傾城、盈盈、歡情，於第二字中有韻。近見吳彥高中秋詞，亦不失此體，餘人皆不能。今載二詞於後：柳詞云，『刺桐花爛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艷杏燒林，緗桃繡野，芳草如屏；傾城盡尋春去，驟雕鞍紺幰出郊坰；風暖繁絃脆管，萬家齊奏新聲。盈盈鬪草踏青人，艷冶遞逢迎；向路傍往往，遺簪墮珥，珠翠縱橫；歡情對佳麗地，任金罍罄竭，玉山傾；拚却明朝永日，畫堂一枕春酲』。吳詞云，『斂千門萬戶，瞰滄海，爛銀盤；對沆瀣秋高，儲胥雁過，墜露生寒；闌干眺河漢外，送浮雲盡出衆星乾；丹桂霓裳縹緲，似聞雜佩珊珊。長安底處高城，人不見，路漫漫；嘆舊日心情、如今容鬢，瘦沈愁潘；幽歡縱容易得，動是隔年看；歸去江湖一棄，浩然對影垂竿』。吳氏後段起句又異，當依柳爲正（其實不但後段起句有異，『動

是隔年看」一停，也和柳詞不同。）

——詞苑叢談（例二十）

柳詞於城、盈、情三處用停身韻，徐氏已經指出；而吳詞於這三處，也以干、安、歡三字爲停身韻。　查竹山詞中，有木蘭花慢詞兩闋，也是如此。

倦池閑倚徧，問山影，是誰偸？但鷺斂瓊絲，鴛藏繡羽，礙浴妨浮；寒流暗衝片響，似犀椎帶月靜敲秋；因念涼荷院宇，粉丸曾泛金甌。　妝樓曉澀翠罌油，倦鬟理還休；更有何意緒，憐它半夜，缾破梅愁？紅綢淚乾萬點，待穿來寄與薄情收；只恐東風未轉，誤人日望歸舟。

渺琉璃萬頃，冷光射，夕陽洲；見敗柳漂枝，殘蘆泛葉，欲去仍留；羅幬少年夢裏，正窺簾月浸素肌柔；誰念衰漫自老，斷髭凍得成虬？　凝眸一望絕飛鷗，宇宙正清幽；漫細敲紫硯，輕呵翠管，吟思難抽；颼颼晚風又起，但時聽碎玉落簷頭；多少梅花片腦，醉來誤蟄香篝。

第一闋以流、樓、裯爲停身韻，第二闋以幬、眸、颼爲停身韻。又滿庭芳詞後

——蔣捷木蘭花慢冰(例二十一)

半闋第一停第二音，前人也有用韻的；如

甚聽微雨過，嬰姍藻荇，瑣碎浮萍。

——宋黃庭堅滿庭芳(例二十二)

優游消永晝，琴樽左右，賓主風流。

——宋黃公度滿庭芳(例二十三)

前者是以聽爲停身韻，後者是以游爲停身韻。其次便是曲裏面的停身韻了。

元代羅宗信底中原音韻序說：

……有四字二韻、六字三韻者，皆位置有定，不可倒置而逆施，……

周德淸說：

……其難則有六字三韻，『忽聽一聲猛驚』是也。

——中原音韻自序(例二十四)

六字三韻語，前輩周公攝政傳奇太平令云『口來豁開兩腮』；西廂記麻郎么云：『忽聽一聲猛驚』，『本宮始終不同』：韻脚俱用平聲。若雜一上聲，便屬第二著。皆於務頭上使。近有折桂令，皆二字一韻，不分務頭，亦不能喝采。全淳則已；若不淳，則句句急口令矣。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殊不知前輩止於全篇中務頭上使，以別精粗，如衆星中顯一月之孤明也。可與識者道。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例二十五)

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韻，如「玉宇無塵」內「忽聽一聲猛驚」，及「玉驄嬌馬」內「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韻爲難』。予謂古、女仄聲，夫字平聲，未爲奇也；不如『雲斂晴空』內『本宮始終不

明代沈德符說：

同』，俱平聲乃佳耳。然此類凡元人皆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如春景時曲云：『柳緜滿天舞旋』，冬景云：『臂中緊封守宮』，又云：『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云：『女郎兩相對當』，私情時曲云：『玉娘粉妝生香』，㑳梅香雜劇云：『不妨莫慌我當』，兩世姻緣云：『怎麽性大便駡』，歌舞麗春堂云：『四方八荒萬邦』，俱六字三韻，穩貼圓美，它尙未易枚舉。蓋勝國詞家，高處自有在，此特其剩技耳。我朝周憲王牡丹仙雜劇云：『意專向前謝天』等句，亦元人之亞。

——顧曲雜言(例二十六)

近人吳梅氏說：

虞伯生(集)在翰苑時，宴散散學士家，有歌兒順時秀者，唱折桂令云：『博山銅細裊香風；兩道紗籠，燭影搖紅；翠袖殷勤，來捧玉鍾，半露春葱；唱好是會受用，文章巨公；綺羅叢醉眼朦朧；滿轉銅龍，夜宴將終；

十二簾櫳，月上梧桐』。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伯生愛其新奇可喜；時席上適談三國蜀漢事，伯生卽席賦折桂令云：『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笑賦歸歟』。兩字一韻，平仄通押，較一句兩韻者，其難倍蓰矣。……此種短柱句法，自元迄今，和之者絕少；惟明徐天池四聲猿中曾一仿之，後不一見也。歲甲寅，眞州謝平原先生，囑題讀書圖，余亦作短柱折桂令云：『橫塘一望蒼涼，夢向蓴鄉，無恙漁莊；畫舫琴堂，文窗書幌，俯仰羲皇；話滄浪龍岡門巷，臥滄江元亮柴桑；絳帳笙簧，金榜文章，怎樣思量，一晌都忘』。強仿前哲，未免捉襟露肘矣。

——顧曲塵談（例二十七）

吳氏又說：

徐文長四聲猿脍炙人口久矣。……余最愛其翠鄉夢中之收江南，句句短柱，一支有七百餘言，較虞伯生折桂令詞，其才何止十倍？ 且通首皆用平聲，更難下筆；才大如海，直足俯視玉茗也（案徐曲如左）。

（旦）師兄，和你四十年好離別；（外）師弟，你一霎時做這場；（合）把奪舍投胎，不當做燒一寸香。 （旦）師兄，俺如今要將；（外）師弟，俺如今不將；（合）把要將不將，都一齊一放。 （外）小臨安顯出俺黑風波浪；（旦）潑紅蓮露出俺粉糊粘糨；（合）柳家胎漏出俺血團氣象。 （外）俺如今改腔換妝；（旦）俺如今變娼做娘；（外）弟所爲替虎倀豺羊；（旦）兄所爲把馬韁細韁；（外）這滋味蔗漿拌糖；（旦）那滋味蒜秧擣薑；（外）避炎途趁太陽早涼；（旦）設計較如海洋斗量；（外）再簸舂白粱米糠；（旦）莫笑他郭郎袖長；（外）精哈哈帝皇霸強；（旦）好胡塗平良馬臧；（外）英傑們受降納疆；（旦）吉凶事弔喪弄璋；（外）任乖剌嗜菖喫瘡；（旦）幹功德掘塘救荒；（外）

佐朝堂三綱一匡；(旦)顯家聲金章玉璿；(外)假神仙雲莊月窗；(旦)眞配合鴛鴦鳳凰；(外)顙行者敲璫打梆；(旦)苦頭陀柴扛碓房；(外)這一切萬椿百忙；(旦)都只替無常背裝；(外)捷機鋒刀槍闘鋩；(旦)鈍根苗蜣螂跳牆；(外)肚疼的假孀海棠；(旦)報怨的几霜鵁鶄；(外)塡幾座鵲潰寶杠；(旦)幾乎做鴂桑乃堂；(外)費盡了啞佯妙方；(旦)纔成就滾湯雪煬；(外)兩弟兄一雙雁行；(旦)老達摩褁糧渡江；(外)脚跟踹蘆蔣葉黃；(旦)霎時到西方故鄉；(外)依舊嚼果筐雁王；(旦)遙望見寶幢法航；(外)撇下了一囊賊贓；(旦)交還他放光洗腸；(合)呀，纔好合著掌，囘話祖師方丈。

——明徐渭四聲猿玉禪師翠鄉一夢收江南(例二十八)

其中從『改腔換妝』到『放光洗腸』，都是短柱的停身韻。

經過這麽一番『考證以實之』，可見停身韻不但『自古有之』，而且在文學作品中緜延不絕，直到現在，還有人用著。 嘗試咧，否認咧，這兩種胡說，似

乎都不免有點胡說（說兩種胡說是胡說，這是我底胡說，希望兩位胡氏看了，都能胡盧一笑，胡塗過去，切勿認眞）吧！

最後，我還要舊話重提一下。記得我從前曾經指出：

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唐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塔（例二十九）

頭上何所有？——翠爲匎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

——唐杜甫麗人行（例三十）

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

——唐杜甫陪李金吾花下飲（例三十一）

第二十九例看、雁爲韻，有、謀爲韻，陽、粱爲韻；第三十例葉、衱爲韻；第三十一例吹、毳爲韻，數、鬚爲韻：這都是杜詩中的停身韻。現在重提起來，恰好把它來補楚辭、古謠諺以後，詞曲以前的空缺。如其有人說這也是胡說，那

麼，我這話總算等於白說。

（四十四）矛盾的古詩音節論

古詩本來沒有嚴格的抑揚律，不過篇中各均各停各步各音底抑揚，總須錯綜變化，以避免單調罷了。但清初王士禎氏做了什麼聲調譜和古詩平仄論，想指出古詩底抑揚律；於是翁方綱氏繼起，又做了什麼五言詩平仄舉隅和七言詩平仄舉隅。他們既不明白什麼是抑揚律，而所用的方法，又是非科學的；所以只是枝枝節節地說些某處應平，某處應仄，而又說不出所以然來。其中最可笑的，是翁氏七言詩平仄舉隅中，於唐杜甫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一篇第三停下面所注的一段話。

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眞乘黃。

這是杜甫原詩底前四停。翁氏於第三停下面注著這麼一段話：

此定是三字，有作四字者，不知音節者也。若作四字，則第一句畫鞍馬畫字既仄，而此第三句之第五字又用仄，則是印板文字矣。

翁氏如果能從歷史上找到證據，證明當杜甫作此詩的時候，這位畫馬的曹將軍，確是只得名了三十載，而並沒有四十載；那麼，他訂正四字底錯誤，而說『此定是三字』的話，是毫無疑義的。現在翁並不提出歷史的證據，而只憑著翁說不出所以然的所謂音節，來斷定是三非四，實在是可怪得很的。照翁這樣說法，這位曹將軍，當杜甫作此詩的時候，是非得名三十載不可的。如果翁只得名了二十載，或已經得名了四十載乃至五十載六十載……，作詩的杜甫，因為遷就音節的緣故，也一定要把翁改成三十載；試問這還成什麼話呢？

就講翁所謂音節吧。杜詩中如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底前四停：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

縛鷄行底前四停：

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鷄食蟲蟻，不知鷄賣還遭烹，

醉歌行底前四停：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少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

『不易得』三字既是仄仄仄，『待駕馭』三字又是仄仄仄；『才孤標』三字既是平平平，『當雲霄』三字又是平平平；『向』字既是仄，『食』字又是仄；『相喧爭』三字既是平平平，『還遭烹』三字又是平平平；『作文賦』三字既是仄平仄，『又神速』三字又是仄平仄：這些都是印板文字了。 又如沙苑行底前九停：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牆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騋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邊鄙。

第三第五第九三停，都是仄仄平平仄平仄，尤其是印板文字了。 我們以馳底音

節之矛，剌馳底音節之盾，翁氏又將何以自解呢？

（四十五）碎金詞譜（二）

清代謝元淮碎金詞譜，是一部左注四聲，右注工尺的詞譜。謝氏自序，明言從九宮大成譜中錄出，並依許寶善自怡軒詞譜和欽定詞譜考訂證補而成；陳方海後序，也是這樣說。但清季江順詒所輯詞學集成第二卷，卻有說馳妄作聰明的話：

聽秋館詞話云，「謝默卿碎金詞譜，每字讀（案原文作讀，疑是譜字之訛）以今之四上工尺，云自姜石帚詞旁注譜中尋究而出，得古來不傳之秘。詢之善歌者，則祇堪以協笙笛。宜泉司馬云，「近時之崑腔，與古歌迥殊。古歌多和聲，似今之高腔；然又有別。聲音之道，與世遞遷；執

今樂以合古詞，終不免工（案原文作工，疑是宮字之訛）陵羽替」』。詒

案碎金詞譜，妄作聰明，無足論。……

這一段話，好像不曾留意於謝陳兩序似的，更好像不曾看見過碎金詞譜似的。如果說妄作聰明；那麼，這妄作聰明的罪過，不應該由謝氏擔負，而應該歸之於九宮大成譜底編者。

（四十六）題畫竹『葉書』

民國三年，在日本東京，買得繪葉書（就是圖畫明信片底日本名稱）一張，一面印着一幅畫竹。畫中脩竹兩竿，極有風致。當時曾題南歌子一闋，寄給上海某女友：

故國青春遠，

佳人翠袖寒；
亭亭倩影碧檀欒，
移得蓬萊三島竹雙竿。

紙短情何限，
書成墨未乾；
憑君傳語報平安，
亂寫个人兩字與她看！

自己覺得此詞也頗能合此畫相稱。這位女友，也是一位詞人。十年以來，合她久不相見，竟無從知道她底蹤跡，連平安也無從報起了。夜來檢得舊稿，重讀一過，不覺惘然！

(四十七) 書新國會選舉調查單後

民國七年，我旅居杭州；恰值馮(國璋)段(祺瑞)當國，舉行所謂新國會的選舉。調查員從參議院衆議院初選舉調查單來，我沒有在家；馳便留下調查單，對我底家裏人說：『等戶主回家時塡好，明天來收取』。我回家以後，信筆題絕句八首於紙背：

摩登伽女工婬術，
漫把阿難戒體沾！
我是如來最小弟，
曾從佛座聽楞嚴。

城中共怨紅羊劫，

宮裏偸歌赤鳳來；
畢竟漢家延火德，
萬金禍水敢爲災！

空牀獨守忽牽愁，
夢裏生兒儼阿侯；
枉在鬱金堂上住，
盧家少婦不知羞！

忍教風露苦寧馨，
換骨神方竟不靈；
空倩玉溪吟藥轉，
翠衾歸臥有餘腥。

視曆開書樂不支，
五郎尅日聘蘭芝；
府君莫漫心歡喜，
蒲葦非徒韌一時。

新人雖好故人姝，
縑素同工總不如；
何必下山長跪問？
上山且自採蘼蕪！

日出東南照一隅，
東方千騎上頭居；

使君底事踟躕立？
知否羅敷自有夫？
不意娉婷過我廬，
區區私愛酒家胡；
任馳依倚將軍勢，
手裂紅羅謝子都！

第二天調查員來，看了憤憤地說：『正經該填的倒沒有填，卻寫些詩在後面，叫我怎麼交代』？ 我說：『不願填，是我底自由。 詩呢？已經寫了，也擦不去了。 實在對不起得很』！ 馳聽了倒把氣平了下來，重新把詩吟哦了一徧說：『詩卻是好的！ 不過叫我怎麼交代呢？ 叫我怎麼交代呢』？ 說著，拿了單子，悻悻而去。 哼！『詩卻是好的』，我被馳瞎恭維了；馳何曾看懂呵！

但是現在想來，當時也未免名士氣太重了！

（四十八）陳蓮遠先生遺詩

受業師陳蓮遠先生，名疇，舊會稽縣學廩貢生；後來游幕於安徽湖南江蘇各省，終於侘傺不得意而死。　䶊所教我的，雖然只是制藝試帖律賦之類；但是䶊自己卻於這些而外，兼長詩詞。　記得䶊有五律一首，是在安慶時所作：

夜色白於水，
憑欄繫我思；
遠山古壁畫，
落葉深秋詩；
螢火月中暗，

蟲聲風裏遲：

惜無一樽酒，

賞此清朗時！

能把幽清的夜景，寫得如畫；而且不僅如畫而已，正是王國維氏所謂能有境界的！可惜馳死後遺稿無存；而我所能記憶的，也只有此詩了！

(四十九) 紅禪室詞中的某王孫

通行本龔定盦全集懷人館詞選中，有瑤臺第一層一闋，紀某王孫和馳底表妹情死的事情，是一齣很哀豔的悲劇。

無分同生偏共死，

天長恨較長；

風災不到，
月明難曉，
曇誓天旁。
偶然淪謫處，
感俊語小玉聽狂；
人間世，
便居然願作，
長命鴛鴦。

幽香，
蘭言半枕，
歡期抵過八千場。

今生已矣，

玉釵鬟卸，

翠釧肌涼；

賴紅巾入夢，

夢裏說別有仙鄉；

渺何方？

向瓊樓玉宇，

萬古擕將。

題下原注說：

某侍衛出所擕王孫傳見示，愛其頗有漢晉人小說風味。屬予爲之引；因塡一詞括之，戲倣稗官之言。

詞後載某侍衛原序一篇，大約就是所謂王孫傳。但是我所得紅禪室詞第一卷，

也載此詞；詞中字句，合懷人館詞選所載，頗有不同：

無分同生偏共死，
天長恨較長；
蓬萊塵世，
前緣後會，
兩路茫茫。
偶然逢小謫，
感夙定，
偏遇仙郎；
今生世，
便居然願作，
長命鴛鴦。

情傷，

玉京回首，

驂鸞一去渺何方？

人間無奈，

玉釵冷落，

金釧淒涼；

賴芳魂入夢，

夢裏說別有仙鄉；

竟攜將，

向瓊樓翠宇，

萬古成雙。

而題後詞前的自序，也合懷人館詞選中所謂王孫傳詳略不同，並且所敍的情節也有微異：

某王孫，鑲黃旗人。美如冠玉；讀書肄射，爲本旗子弟之著者。性溫潤，珠規玉矩，不苟言笑。雖英氣欲踔發，而恆令人可親愛；見者疑爲江南古族子弟，不知爲城中上姓也。年十六，未議昏。中表某氏，正黃旗二甲喇貴家；幼日往還極親洽。有女年十五矣；工塡詞，多哀怨語，險麗奇譎語，惝怳迷離語；又多奇夢，若在瑤池閬苑中，殆非人間人也。每相見，輒兩相許；歸家後，必作百日思；幾於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其情思有曲折難傳者；蓋兩心亦相喻矣。杏兒者，女之婢也。嘗語女云，『王孫都爾敦風鈷，阿思哈發都，眞人中之鳳』！都爾敦風鈷，滿州語，猶云骨格俊也；阿思哈發都，滿州語，猶云聰明絕特也。杏兒時時以語挑動女，女如弗聞；然心竊韙其言久矣。王孫方遘家多難，居

愜意鬱鬱不自持；女聞而憐之。以近日不得常常見，無由道款曲。適父母將爲娶宅氏；兩家兒女旬日間皆以怨病。後議稍寢，然卒不聞有作合意。王孫詣女家，時時與杏兒語，語多酸涼刺鼻；杏兒深訝其不祥。然杏兒能傳白兩人胸中私語。一日語杏云，『近者病愁相續，脆弱不自保；况事不如願，當永相訣；使知因伊而死，吾無悔矣』！杏云，『爲之奈何』？王孫云，『得以一見自明此心，乃畢命，子之賜也』！杏兒以告女，兼以微詞導之。且云，『使王孫心地果傻，吾兩人不爲眼力拙也』。再三云；女恐其死也，授意杏兒，引至臥室。時二月下旬，天氣嚴冷，王孫衣長褂，窄褙袍，皆雪鼠裏；繫香色巾，掖小荷囊一雙。芙蓉巾一方：丰致楚楚，瘦不勝衣，迥非舊日豐豔神采。女固多病，近益消損。相見涙各涔涔下，無語良久。杏兒取女猩紅雪衣代衣之，長短悉稱。坐定，仍無語。王孫以生長上閥，讀書接賓客而外，罕習俳

達。杏兒素黠慧，眉語授意，令作擁持狀。王孫面赬不前；杏兒促之。良久，女語云，『妾侯家女，君亦世代貴游；妾之身君實主之。今日之見，特用自明衷曲；諧則相敘日正長，不諧唯一死相謝，不三言決。至於其它，則事倘諧耶？終身爲君笑，反授君隙末之柄；不諧耶？妾欲以清白身赴九泉，君無取玷妾也。君在家爲佳子弟，出門爲貴官，乃入世至矜貴人，亦何取以福慧之身，忍而爲此』？言畢嗚咽。是夕，風雪甚厲，王孫就外室宿焉。是夜，王孫詐稱病，又故作呻吟，若不勝任者然；女並未嘗遣杏兒一撫摩也。次日歸，父母詰之，以當差夜直對。一夕，女忽若與王孫共枕席；展轉之間，似不忍峻拒者。迷離之次，頗自悔恨嗚咽；杏兒呼之，悟爲夢。嗣是，病益不愈；蓋前此數月，已探知父母決無此意矣。兩家皆將議它氏，妁之造門者日相望也。一日，王孫乘閒至。杏兒云，『王孫來耶』？褰簾導之入；逕

揭軟紅帳，立於床前。女方睡，張目見王孫，薄怒，召杏詰之。杏託不知。王孫云，『無它，來相訣耳』。因執手泣。女云，『今生今世，難答君恩；死如有知，夜夜與君相夢見』。王孫密以紅巾繫女袒衣，女不知也。女以次夕死。後王孫夢女輒至，執巾詢曰，『此君物耶』？曰，『然』。每夜至，必歡好如人間兒女；然雖不推拒，而意如嫌其不潔者。嘗語云，『妾與君鍾情，似不在此。君以此為歡，誠何所惜！所以聊支吾者，庶以報君之恩耳』。一夕，女忽語云，『能相從乎』？王孫以事未了對。數歲，父母相繼逝，王孫喪葬咸盡禮。旣畢，女來云，『妾本校文紫府，注籙上清；小墮人間，行將復位。但以一塵旣染，又緣婚嫁不遂而死；今奉玉勑，貶為綠函侍史，但仍居天界耳。君大事已畢，盍相從乎』？王孫竟於是月絕粒。杏兒聞之，縊死，蓋相從於天上矣。初，王孫夢女囑云，『吾兩人事，世鮮述之者，

其碧天怨史乎」——後以諗予。予欲誌入說部中，而說部寥寥不成帙；爰塡此紀之而序之如此，貽後之有情者覽焉。

大約此序是原稿，而懷人館詞選中託爲某侍衞原序的王孫傳，是後來的改作。至於所謂孝珙手抄本懷人館詞中，詞和注以及某侍衞原序，字句又有改動。詞中不同處，爲上半闋末作：

　　人閒字，

　　最模糊怕識，

　　長命鴛鴦。

其餘合懷人館詞選中所載相同。

　　序中所述，事很哀豔，頗類紅樓夢中人物。也許生前守禮謹嚴，只是故作疑陣，而託之於死後的夢中幽媾罷了。咱們不論就他們底本事或就䶵底序文看來，都可認出貴族們受禮教箝束的苦痛來。

龔氏此詞，不論原稿或改作，都覺得似乎合此題不很相稱。但詞底本事，是可傳的；將來也許詞以事傳，所以特地把紅禪室詞中序文全錄於此。

相傳龔氏當時，曾合某親王側福晉有一段戀史；牠就因此事被某親王派人謀死。有人以爲『此詞此序所寫，就是牠自身底影事；所以後來删改詞序，託於某侍衛的口吻。原序中明點碧天怨史，正合曹雪芹以紅樓夢寫自身影事而明點自身爲作者相類。並且紅禪室詞鈔本每卷署名處「碧天怨史」四字，所以用淡墨渴筆塗去，或許也合此事有關』。但此詞決爲龔氏三十一歲以前的作品；牠那段戀史，是否在三十一歲以前，卻須細考，方可明白。

(五十) 爆竹詩

民國紀元前四年歲暮時，曾作爆竹四絕句，是借了爆竹駡人的；次年新正，

又疊前韻，作四絕句，爲爆竹解嘲。雖然好像筆端翻復，但爆竹底象徵，確有這兩面可說。前四絕句是——

轟然一發使人驚，
直上渾疑萬里行；
半晌飛昇還墮落，
何須平地作雷聲？

胸際層層蘊毒深，
逼人聲勢驟銷沈；
青雲未上身先裂，
應悔包藏有禍心。

奮躍全憑一線通，
微軀粉碎付虛空；
進身漫喜因人熱，
得禍都緣太熱中。

火速登高勢可乘，
萬人昂首看飛騰；
小人得志終無倖，
一霎升沈悟未曾？

後四絕句是——

直上隆隆天亦驚，
何妨絕迹便飛行。

縱教一蹶難重振，
猶向遙空怒作聲。

拚擲微軀寓意深，
蒼生酣睡正沈沈；
大聲喚醒神州夢，
莫再朦朧負苦心！

心有靈犀一點通，
縱無憑藉也摩空；
重重束縛終須脫，
豈願長留掌握中？

進退由來本迭乘，
聲飛端賴實先騰；
見幾火急抽身隱，
高位常居問孰倫？

當時曾於後四絕句題目下，自注着這樣的幾句話：

昨歲詠爆竹四絕，意有所指；見者或謂『逼人太甚，未免蹈灌夫劉四之習。 且爆竹何辜，竟蒙此謗』？ 爰疊前韻，更成四絕，聊爲爆竹解嘲；幸勿以筆端翻覆見誚！

近來又是歲暮爆竹聲喧的時候了 前四絕句中所指的一流人，還是很多；而後四絕句所象徵的，卻很難碰到。 我在爆竹聲中，謹祝前一類的爆竹永遠絕迹，而後一類的爆竹到處怒鳴！

（五十一） 新相思

舊作新相思二首，是仿黃遵憲氏（字公度，廣東梅縣人，有人境廬詩草）今別離而作的。

明月照我眠，
令我思嬋娟；
嬋娟入我夢，
姍姍來我前；
兩地遠相隔，
道路知幾千？
問『卿何能來？

恐是乘汽船；
不然火輪車，
輪馳聲塡塡；
不然輕氣球，
御風飛如鳶』：
三問默無語，
倩影忽杳然。
好夢何迷離！
相思何纏緜！
起視夜如何？——
月明猶在天。

月明猶在天，
相思何由傳？
欲倩寄書郵，
道遠愁遷延。
欲借電文報，
文促意未宣。
不如德律風，
萬柱鉤鐵絃；
語出儂口中，
聲達卿耳邊；
口耳遠相接，
情話如一廛。

詒卿夢中事，
知卿還未眠。
此夜彼爲晝，
星球方左旋；
相思幻成夢，
足徵儂心堅。

這是三十年前所作。當時只知有輕氣球、電話之類而已；現在飛機、飛艇、潛艇、無線電報、無線電話之類，又添了許多新花樣了。如果寫入詩中，又多新趣。可見文學作品，應該隨人類生活而變遷；要是像那班老頑固，老是從故紙堆中討生活，把幾個舊辭藻捃摭撏撦，顛倒翻騰，怎地能另闢新境界呢？黃氏因爲曾經身歷重洋，所見者廣，能於舊詩垂絕之際，注入些新生命；所以能使舊詩開出迴光返照的新境界。如馳底今別離等作品，確是有時代性的。至於那

些拘繩守尺地以摹古爲高的人，卽使摹仿得合古人一樣，也只是一個傀儡、木乃伊而已。

十年前在杭州，有丙辰夏夜西園小飲七律一首：

遣暑排愁百不靈，
科頭跣足過旗亭；
一輪巧扇旋風白，
四照華燈灼電靑；
客裏心情詩慰藉，
酒邊懷抱夢調停；
何妨長與天同醉，
莫再逢人詡獨醒！

詩中頷聯，也頗能運用新事物於舊格局中；不過終不能像新詩中的運用自由。

所以詩體解放，實在是必要的事。

(五十二) 我有匕首行

民國紀元前二年，在北京合友人吳琛君同飲於某酒樓。酏酒酣耳熱，咎對我細述將繼汪唐之後，暗殺某親貴的計劃；我就乘醉題一首我有匕首行於壁上：

我有匕首仇有頭，
仇頭不斷生可羞；
貪生可羞不如死，
生死向前尋投仇！
丈夫意氣動霄漢，
風雲慘慘天爲愁；

朝攜匕首出門去，
暮提革囊燕市游。
燕市逢故人，
邀登酒家樓；
含笑詢所爲，
探囊出髑髏。
髑髏紅模糊，
閃閃光射眸；
故人莫驚駭，
壯志今已酬。
進君一巵酒，
爲君陳其由：

仇勢昔未衰，
豪氣吞九州；
吳僚無其橫，
秦政難與儔；
日月可倒行，
江河可逆流；
自稱天驕子，
豪傑供虔劉；
亦有倖免者，
萬里竄荒投；
中原壯士盡，
存者惟善柔；

我獨奮然起，
志與鱄荆侔。
仇昔殺人如薙草，
我今殺仇如屠牛；
匕首在頸頭在手，
砉然一聲仇無頭。
仇無頭，
大白浮，
佐君豪飲君快不？

後面就署現在的姓名。當時吳君說，『你可謂「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聊且快意」了』。馳又說，『你今天好像水滸傳裏的宋江，在潯陽樓醉題反詩了』。我們相對狂笑，擲筆而出。題此詩後三日，我就出京。後來吳君計

畫未成，而此詩也不曾演出文字獄的慘劇來，總算是幸而免的。

吳君，本字玉粹，後來常常自署玉碎，浙江處州人；精於拳術。駝以爲炸彈手槍，容易敗露；要仗著一條短劍，制某親貴死命。但是機會難遇，所以終於沒有成功。光復以後，駝在浙軍中隸某氏部下，死於攻南京的戰事中；駝終於爲國效命而眞地玉碎了。但是現在知道駝的很少；而當時『題反詩』的一段故事，知道的尤其少了。

（五十三）眼波

眼波一絕句，在日本東京時所作：

眼波脈脈乍惺忪，

一笑回眸恰恰逢；

秋水雙瞳中有我，
不須明鏡照夫容。

朋友們讀此詩的，大都叫絕，以為雙關絕妙；任瘦紅君，並且戲稱我為『劉眼波』。但是這也不過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罷了。

（五十四）任瘦紅

友人任瘦紅，就是我曾為驰而仿顧梁汾體作金縷曲四闋的；不幸近來已經因為肺病，嘔血而死了！驰是一個很聰俊的人。所作舊詩詞和駢體文，都有可觀。雖然略嫌脆薄，但是筆致靈妙過人。我和驰相識十七年，中間曾經同游共事，相與投贈唱和的作品，也頗不少；可惜驰存在我這里的詩，現在竟無從檢得了！為紀念死友的緣故，把我寄贈驰以及酬和驰的詩，從舊稿中摘錄幾首於

此。

民國紀元前二年，我和馳同游北京，同住山會邑館；朝夕相見，常常相與談笑，這是我兩人訂交之始。九月間，我出京，從海道南歸，在新銘輪船上晚上望著明月，記起馳來，有海上口占寄瘦紅七律一首：

異鄉已作銷魂別，
殘夜哪堪得月遲？
如此清光成獨對，
幾番歸夢阻相思；
關心最是論文約，
回首難忘翦燭時；
一事告君應代慰，
海濤雖惡勉支持。

這一年冬間，馳也回里了；但是次年春間，馳又北上。我於春末時作寄瘦紅都門一首寄給馳，其中含著招隱的意思：

春風忽然去，
無乃負芳草？
芳草不怨春，
可以貽遠道。
遠道欲貽誰？
故人繫我思；
故鄉已苦隔，
况在天一涯。
天涯遠無極，
別後長相憶；

憶君別我時，
寥寥數行墨。
數行復數行，
紙短情自長；
置之懷袖間，
時時聞馨香。
馨香常不滅，
似我思情結；
此物詎有知，
乃感經時別。
別夢相牽縈，
夙昔來上京；

上京有故人，
握手歡相迎。
相迎訝難料，
把酒縱談笑；
頗言不得意，
薄宦虛年少。
年少不可常，
索米難充腸；
與爲東方飢，
不如還故鄉！
故鄉有佳處，
何必長安去？

談笑忽已終。
魂歸天欲曙。
曙色驚薈騰，
夢想猶深凝；
披衣起握管，
書此寄良朋。

光復以後，我和馳同在紹興紹興公報社共事一年有餘，民國二年，贛寧討袁戰役失敗，紹興公報，因爲主張浙江獨立討袁，被封絕命；我便去國，往日本東京，而馳仍留紹。三年春間，馳在杭州；我曾有七絕兩首寄給馳：

鴻爪經春認雪泥，
相思月落海天低；
漫愁弱水三千遠，

夢跨長虹獨向西。

夢回又隔海迢遙，
天末懷人倍寂寥；
欲問蓬萊清淺未，
錢塘江上有春潮。

虓復書次韻相和，並另附寄懷兩絕句。其時紹興公報社改組禹域新聞社，而由虓主持編輯事務；但社中經費短絀，時時有不能維持的恐慌，虓復信中曾道及此事。我疊前韻答虓：

舊巢聞道欲無泥，
風送空梁燕語低；
隔海傳來消息惡，

夢魂飛繞浙東西。

天涯各剩一身遙，
千里傳書話寂寥；
我是曾經滄海客，
不堪重憶曲江潮。

同時對於馳底寄懷詩，有兩度次韻的和作：

醉來拂劍獨狂歌，
四顧河山剩幾何！
多少石田耕不得，
好栽荊棘葬銅駝。

再倒金樽洗百哀，
更橫孤劍睨奸回；
神州一片光明土，
準備龍蛇起陸來。

種豆成萁敢作歌，
酒酣耳熱但『何何』；
也知腫背原非馬，
漫向人前說橐駝！

觸網罹羅事可哀，
鴻飛一去肯輕回？

藥師不用中原武，
且逐虯髯海外來。

過了幾時，我又把小影一幅寄去，上題五言絕句一首：

一掬蓬萊水，
盈盈中有誰？
故人孤影在，
寄與浣相思。

四年二月，我同幾個朋友，因爲反對二十一條件，受日本警視廳壓迫，離去東京，轉赴南洋；流浪於新加坡、蘇門答臘間一年有餘。五年春間，有兩首七律，於復馳的信中附給馳，是從蘇門答臘付郵的：

隔年才報故人書，
似此疏狂問孰如？

獨恨知交多聚散，
同經世變幾乘除；
相思東浙潮飛疾，
入夢南天月落徐；
追憶舊游攜手處，
一回回首一欷歔！

逐翠炎洲感離羣，
客中況味更相聞；
波瀾未老詩仍拙，
磊塊方多酒易醺；
待續齊諧思志怪，

偏差蠻語學參軍；
親朋強半無消息。
萬里貽書獨有君。

這一年夏間，浙江獨立討袁，袁氏死了，我也從南洋回國，流寓杭州。䭾以一個書記官的職務，浮沈於蘇浙湘三省的高等審檢兩廳中。同在杭州的時候，我們常常把酒談詩。記得䭾由杭赴湘，我還有一首長歌送䭾；惜乎此稿已經無存了！

民國八年以後，䭾任事於杭州中國銀行文書股。當時我底文學觀念已經變遷；而䭾卻依然反對我作新詩。我既不作舊詩，而䭾又反對新詩，所以從此兩人間便沒有往來的詩了；但我們底友誼，不因文學觀念不同而改變。聽說今年春間，䭾還手錄我底舊詩若干首，以備諷玩；但䭾不久就因爲案牘勞形，家境艱窘，憔悴憂傷而死了！我近來雖然頗有唾棄舊作的意思；但覺得死友拳拳之

意，是深可感念的。　䶮給我的詩，雖然已經無從找得；而我給䶮的詩，幸而還有一部分存在；所以特地從舊稿中錄出，以作紀念。

瘦紅名乃大，字右之；舊會稽縣人。　因爲喜歡喝酒，常常改署侑巵；可是䶮終於以酒傷肺，以致嘔血而死。　死後老母孀妹，寡妻弱女，以及隨母寄養的孤甥，一家九口，本來都是仗著䶮底微薄的收入而生活的，此後難免飢寒底啼號了！　我以爲像䶮那樣聰俊的人，如果能夠處境較好，了解時代潮流底趨向，也許於文學上不難有所成就。　不幸既被舊時結習所囿，不能自謀解放；而又因爲生計艱窘的緣故，消磨䶮底聰俊於簿書鞅掌、箋札酬應之中，不能以文學自見，而終於因此夭了天年，實在是很可惜的！　然而埋沒䶮底聰俊的，是什麽呢？咱們不能不嘆恨社會經濟制度底不良了！

(五十五)　暗合和蹈襲

詩人偶然捕捉到一個意境，把它寫出，似乎覺得『得未曾有』；但是往往古人或同時人詩中早有這種意境了。所以清代袁枚氏曾有『眼前欲說之語，往往被人先說』的話，管學洛氏也有『恨不奮身千載上，趁古人未說吾先說』的話。其實只要詩中所寫，情景逼眞，正不必顧到有人說過沒有。因爲如果一定要說別人所不曾說過的話，便要犯刻意求奇，離眞越遠的病。況且因爲觀點底不同，所抒寫的雖然意境相似，也往往並非全同；即使偶然全同，也多是出於暗合，不能指爲蹈襲。例如一隊畫師，同在西湖寫生；即使同時同地，所寫也未必全同；即使全同，必未出於蹈襲。記得九歲時初次作詩，有——

阿弟初生時，

哥哥尙扶牀。

兩句；當時我並不曾讀過孔雀東南飛，但是竟合——

新婦初來時，

小姑始扶牀。

差不多全同。二十多歲時，在表兄李廑父家（在舊山陰縣界樹村）作界樹晚望詩兩絕句，第二首是——

樌䉶曲曲雨初過，

好趁新晴曬舊簑；

幾樹綠楊遮不住，

漁家門外夕陽多。

所寫的是當時實在的景物；我自認後兩停，確是一個好意境。近來看見清代惠士奇氏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被當時名流所激賞；雖然合我底意境相似，但畢竟不是全同。事實上我既不曾蹈襲古人，也正不必恨古人先我而說。

六）『淚如紅豆紅』

書一通，
葉一叢，
慰我相思尺素中，
看花約我同。

約成空，
恨無窮，
死別吞聲涕泗重，
淚如紅豆紅！

這是使我落紅豆也似的紅淚的；贈我雙紅豆的周剛直君，竟於今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五時，因爲提倡農民合作的緣故，被賞以赤化的罪名，慘遭殺死了！我知道，周君底心是赤的，周君底血是赤的，周君贈我的紅豆，也可以算是赤的：除此以外，甚麼是赤的呢？牠底言論，牠底文字，都載在他所出的報紙上，何嘗有什麼赤的影子呢？然而江蘇省議員勒令牠赤，江陰縣知事勒令牠赤，五省聯軍總司令勒令牠赤，牠又怎能不赤呢？於是三刀斬下，赤血橫飛，而周君便眞地赤化了！咳！記著！周君底赤化，是江蘇省議員，江陰縣知事和五省聯軍總司令們勒令牠赤化，而死了才赤的啊！

最可作慘痛的紀念的，是牠被捕以前給我的關於紅豆的信了！牠於民國十四年十月三十日，從牠底家鄉（無錫顧山，合江陰毗連）寄給我一封信，附來一組紅豆底葉子。信上說：

現在好還你些債了。

紅豆樹底產地，是江蘇省江陰縣顧山鄉紅豆樹下——村名，在我家東里許。何年出土，細查新舊縣誌，都沒有注明；僅載某處有紅豆樹一株，世傳爲珍物云云。卽邑人謝幼陶先生所著梓鄉漫錄，對於江陰掌故人物，號爲精詳：也無此項記述。但此樹狀貌性質，卻多奇異處。樹底本身，早已枯酥，僅存半面皮尙青；而枝葉依然茂盛。另外旁出四枝，南一北三。本身完全時，圓周當在一丈左右；枯後的旁枝，今也有二三尺圓周。似此情形(今天親自去看，看畢卽寫此信)，古文家掉文弄墨起來，定當搖筆而書曰，『嗚呼，古矣』！這是異狀。今年竟未開花結子。據主者言，『有時連年結子，有時連年不結子，有時僅一枝結子，初無一定』。大白先生，它今年不肯開花結子，你道是什麽緣故？我說，它大約對於這種混打一團的世界，沒有可愛之處吧！這是異性。

樹底葉子，我附寄一組給你看。 花底色彩，並不很豔，粉紅色而已；大約比浮滑男女們底浪說風流要不足動心得多。

大白先生，我先許一個願：樹底開花期在每年小滿節前後；明年如果同情返愛地開起來，我馬上請你到我茅舍寄住一宵，領你去看個透骨。 你肯不肯？

從這封信裏，她把那株紅豆樹比較詳細的性狀告訴我，使我合它底一組葉子見面，而且約我於次年小滿節前後去賞玩紅豆樹底花；她信後還附帶地告訴我，『新近得了一個愛人，已經訂婚，預備明年結婚，請你喫喜酒』；我當然很高興地回答她，明年小滿節前後一定赴她看花的預約，而且祝賀她戀愛底成功。 不料回信剛才寄去，而她已經被捕了！ 她入獄以後，我曾經盡我底力量，設法營救，直到十二月底，才接到她從獄中優待室裏的來信說，『我底事已經不成問題，不久就可以出獄；出獄以後，預備到上海來，於明年元旦，舉行婚禮』。

我看了此信，正在歡喜；不料不多幾天，牠被殺的消息，突然在報上登載，而江陰朋友報喪的來信也接著遞到了！　咳！這是使我如何地驚痛而悲憤呵！　咳！周君和我，從此竟成死別了！　在我這里，只有牠贈我的雙紅豆；只有我贈牠底雙紅豆，只有牠告訴我紅豆樹性狀，預約我看紅豆花的信，以及牠贈我的一個紅豆莢和一組紅豆葉了！　從此牠贈給我的雙紅豆，將永遠爲牠合我死別以後長相思的象徵了；我贈給牠的雙紅豆，將永遠爲我合牠死別以後長相思的遺念了！

我知道，牠底心，——爲農民而用的心，是紅豆一樣地赤的；牠底血，——爲農民而流的血，也是紅豆一樣地赤的：這大約就是江蘇省議員，江陰縣知事和五省聯軍總司令們所謂赤化吧！　我看著紅豆，我有如看見牠爲農民而用的心；我看著紅豆，我有如看見牠爲農民而流的血！　紅豆永存，牠底心永存；紅豆永存，牠底血永存；紅豆永存，我合牠死別以後的相思永存！

一九二六年小滿節在江灣。

（五十七）風雲

民國八年，在滬杭火車路上，偶得風雲一絕句：

雲心每妒天無垢，

風力常教水不平；

著眼是非功罪外，

英雄畢竟誤蒼生！

當時鈔給玄廬看，豼非常贊賞。後來豼給人家寫條幅，常常寫這首詩；季陶處也有一張寫這首詩的條幅。此次被害以前，豼在莫干山，合季陶長談，激昂慷慨，與會淋漓。季陶說：『你畢竟還不失英雄氣概』！豼說：『你別挖苦我了！難道不記得大白底風雲詩嗎』？接著，便高吟此詩。這是季陶接到噩

耗而下山來杭以後告訴我的。

六七年前，我是一個無政府思想者；當時作這首詩，正是無政府思想底表現。　玄盧本來有作英雄的天才，而且也很有作英雄的志願；但是在民國七八年間，正是馳思想轉變時期，所以這首詩對於馳思想底轉變，頗有助力。　馳所以贊賞此詩，是把它當作療治英雄病的藥劑看的。　馳遇刺以後，我輓馳的聯語是——

能作英雄，不作英雄；貽誤譬風雲，緣我舊時一絕句。　生爲黨國，死爲黨國，撫誠向天日，如公當代幾孤忠！

上聯所說，正是寫這一段因緣的。

（五十八）　十五年前的玄盧

民國二年，在日本東京，我合玄廬初次相見，曾經有四首七律贈給他。

熱腸俠骨備剛柔，
不愧而今第一流；
與我周旋雖未久，
知君懷抱更無儔。
相逢本是同淪落，
乍見居然許應求；
如此方堪託肝膽，
曾當把酒訴恩讎。——其一。

容身無地嘆『何之』，
海外漂流一淚垂——

回首依然民主國，
傷心又見黨人碑！
我原碌碌時猶忌，
君況錚錚數更奇；
養氣讀書宜自勵，
它年終竟仗安危！——其二。

閱人無數總庸庸，
眼底如君絕未逢；
遠志出山寧小草，
干將在匣亦潛龍；
聞聲早識英雄氣，

接席能消磊塊胸；
一事更深知己感，
伯通廡下許相容！——其三。

非緣採藥到蓬瀛，
聊學乘桴海外行；
大陸龍蛇終起蟄，
中原狐鼠任偸生！
弓藏且喜身將隱，
劍在何愁氣不平！
當世人才天下事，
相期慷慨一縱橫！——其四。

詩中如『熱腸俠骨備剛柔，不愧而今第一流』，如『知君懷抱更無儔』，如『君況錚錚數更奇』，如『閱人無數總庸庸，眼底如君絕未逢；遠志出山寧小草，干將在匣亦潛龍；聞聲早識英雄氣，接席能消磊塊胸』，是十五年前初見馳的時候，對於馳的印象：我自信沒有一句過譽的話。我更相信，到了現在，卽使是隔了十五年的玄廬，還是如此，沒有什麼改變；不過英雄氣概，卻是因爲思想變遷而收斂了。然而馳又並非英雄氣短，只是勁氣內斂，是進步不是退步。並且，所謂『乇年終竟仗安危』；這一年來，馳至少是安了浙江底危了。

（五十九）中國評詩的內容論者

中國人底評詩，向來側重外形方面；像近人章炳麟氏有韻爲詩，無韻非詩的說法，不但是極端的外形論者，而且可以說是唯韻論者。然而馳底『吾家』實齋

先生，卻是一個極端的內容論者。清代章學誠氏文史通義詩教下說：

學者惟拘聲韻爲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玄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詠嘆，取義近於比興，多

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馳以爲許多諧音協律的作品，並不是詩；而許多不曾諧聲和韻的作品，卻反可以算是詩；從這一番議論中，已經可以知道馳是一個內容論者了。馳底陳東浦方伯詩序中又說：

> 詩文同出六籍。文流而爲纂組之藝，詩流而爲聲律之工，非詩文矣；而不知者猶以工藝竊自喜也。文須依附名義，而詩無達指，多託比興，中人以下，得以竄竊形似；故詩人之濫，或甚於文。學誠……從事於校讎之業，略辨詩教之源流。謂六經教衰，諸子爭鳴，劉向條別，其流有九；後世史官不能繼劉向條辨文集流別，故文集濫焉。六義風衰，而騷賦變體，劉向條別，其流有五，則詩賦亦非一家已也。第劉向九流之說猶存；今推其意，以校後世之文，如韓出儒家，柳出名家，蘇出兵家，王

出法家，子瞻縱橫，子固校讎，猶可推類以治其餘。詩賦五家之說已逸（今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五家之分目猶存，而缺其分家之說），而後世遂混合詩賦爲一流。不知其中流別，古人甚於諸子之分家學。此則班劉以後千七百年，未有議焉者也。故文集之於六經，僅一失傳；而詩賦之於六義，已再失傳；詩家猥濫，甚於文也。……學誠嘗推劉班區別五家之義，以校古今詩賦，寥寥鮮有合者，詩家不勝患苦。或反詰『如何方合五家之推』；則報之曰：『古詩去其音節鏗鏘，律詩去其聲病對偶，且幷去其謀篇用事琢句鍊字一切工藝之法，而令翻譯者流，但取詩之意義，演爲通俗語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於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是數者，而枵然一無所有，是工藝而非詩也；而詩家方謂『徵妙不可思議』，又謂『意會不可言傳，詩有別長妙悟，非關學識』云云。吾不謂諸說盡非也；然必有立於是詩之先者，且亦必無連篇累什，皆無可

指之實，而盡爲微妙難言者也。　而江湖游乞，與夫纖詭輕薄胥人，方藉『別長妙悟』之說，以爲城社之憑；則經詩三百，聖人未嘗有是訓也。……

馳是一個祖述六經，憲章劉班的人，所以馳有『詩文同出六籍』，和『六義風衰，而騷賦變體，劉向條別，其流有五』的話；馳又是一個『天性不工韻言，既不能學古人詩，而又不敢知紛紛者之詩集，故於斯道，謝不敏焉』，而一面對於當時詩人袁枚氏，深惡痛嫉，醜詆謾罵的人，所以有『江湖游乞，與夫纖詭輕薄胥人，方藉別長妙悟之說，以爲城社之憑』的話：這些咱們都可以不必管它。　但是從馳所謂『古詩去其聲調鏗鏘，律詩去其聲病對偶，且并去其謀篇用事琢句鍊字一切工藝之法，……但取詩之意義，演爲通俗語言，……而枵然一無所有，是工藝而非詩也。』這一段話，可以知道馳確是一個極端的內容論者。　這樣的極端的內容論者，在中國的批評家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

總之，有了『聲調鏗鏘』和『聲病對偶』，中人以下，的確可以借此『竄竊形

似』。所以許多舊詩，只是仗著『聲調鏗鏘』和『聲病對偶』的外形，在那里騙人；其實內容毫無所有。吾友夢麐曾說，『新詩是西洋的裸體美人，舊詩多數是上妝登臺的梅蘭芳。如果把梅蘭芳底脂粉釵環裙衫鞋袴洗剝淨盡，不過是一個精瘦枯憔的鴉片煙鬼，還成什麽東西？所以新詩易做而難好，舊詩難學而易工』。這話眞是不錯！現在反對新詩的，是迷戀著舊詩底『聲調鏗鏘』和『聲病對偶』的外形；而新詩中予人以菲薄的口實的，正因爲它本來不是美人而只學了裸體。

燈下舊盟防吐露，
花開殘夢記零星；

這是我民國二年所作的一聯舊詩。吾友餘子，至今贊賞。其實，這一聯詩，雖然不能說是沒有內容；可是被贊賞的緣故，卻正在『聲病對偶』。因爲『吐露』對『零星』，是疊韻對疊韻；而『露』對『星』，又是天文對天文：所以看的人就被這

兩點迷惑了。倘然把『吐露』兩字，改作『漏洩』，內容依然不變，這兩點卻都消失了，看的人當然也不會那麼贊賞了。這便是舊詩以外形惑人的一種證明。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日在杭州。

(六十) 新律聲運動和五七言

人類思想底活動，似乎總不外自由的和規律的底循環。嫌小脚太束縛了，於是乎有天足運動；放脚或實行天足以後，又覺得太自由了，於是乎又歡迎那舶來的尖頭高跟皮鞋。嫌舊詩太束縛了，於是乎有新詩運動；新詩流行了一陣以後，又覺得太自由了，於是乎又歡迎那舶來的有比較整齊的停數和音數的律聲。國粹的弓鞋，誠然太束縛了。但是舶來的尖頭高跟皮鞋，雖然束縛底程度，不及國粹的弓鞋；而它底節奏，卻是合中國女人底妝束不相稱的。外國女

人所以著尖頭高跟皮鞋，是以細腰爲中心的。　束腰，據說是增加曲線美的。但是束腰是有限度的；到了限度，不能過分地加緊了。　於是前邊或眞或假地作成了胖乳，後邊或眞或假地作成了巨臀。　乳胖而臀巨，都可以形容腰細，都可以救濟腰細底不足。　但是胖乳和巨臀，也是有限度的；到了限度，不能過分地再胖再巨了。　於是從脚上著想，把脚跟墊得很高，使乳部前聳臀部後凸，教人家看了，覺得格外地胖格外地巨，而腰部自然覺得格外纖細了，而曲線美自然覺得格外增加了。　然而中國女人底妝束，卻並不講究什麽細腰，什麽曲線美；所以無端地著起尖頭高跟皮鞋來，除了盲目地學時髦以外，是沒有意義的。　國粹的律體詩，誠然覺得太束縛了。　但是舶來的有比較整齊的停數和音數的律聲，雖然束縛底程度，不及國粹的律體；而它底節奏，卻是合中國詩篇底組織不相稱的。　歐美詩篇每停底音數，大多數是取偶不取奇的；而中國詩篇每停底音數，卻大多數是取奇不取偶的。　這因爲歐美詩篇中抑揚底反復，是於一停中作

若干度的反復。 用●表示抑音，用○表示揚音，那末，抑揚格底形式爲——

●○／●○／●○／●○，

揚抑格底形式爲——

○●／○●／○●／○●，

抑抑揚格底形式爲——

●●○／●●○／●●○／●●○，

揚抑抑格底形式爲——

○●●／○●●／○●●／○●●；

除後兩格只用三步的時候，音數是奇的以外，其餘都是偶的。 他們所以多取偶音數，是於一停中顯出反復的美的。 然而中國詩篇中抑揚底反復，卻不是以一步爲一單位的反復，而是大規模地以四停爲一週期的反復。 抑起格的五七言律詩底形式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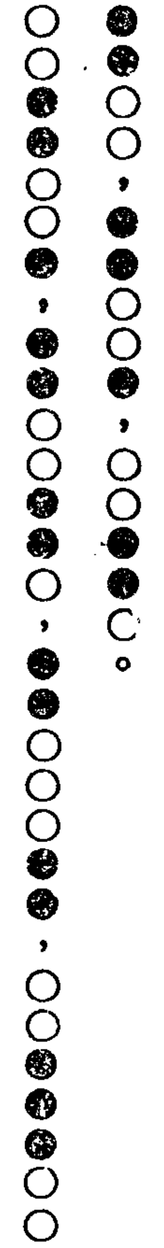
●●○○●，○○●●○，○○○●●，●●●○○。●●○○●，○○●●○，○○○●●，●●●○○。

●●○○○●●，○○●●●○○，○○●●○○●，●●○○●●○。

●●○○○●●，○○●●●○○，○○●●○○●，●●○○●●○。

揚起格的五七言律詩底形式為——

○○○●●，●●●○○，●●○○●，○○●●○。○○○●●，●●●○○，●●○○●，○○●●○。



○○●●○○●，●●○○●●○，●●○○○●●，○○●●●○○。

○○●●○○●，●●○○●●○，●●○○○●●，○○●●●○○。

這種抑揚底反復的形式，在中國詩篇中可以說是最複雜的。 如果取偶不取奇，那末，四言詩底形式為——

○○●●，●●○○。 ○○●●，●●○○。

六言詩底形式爲——

●●○○●●，○○●●○○。●●○○●●，○○●●○○。

八言詩底形式爲——

○○●●○○●●，●●○○●●○○。○○●●○○●●，●●○○●●○○。

這是以兩停爲一週期的反復；雖然還是複雜，但是比起五七言詩底以四停爲一週期的反復來，已經覺得單調了。 並且因各停中都只有兩音步，而沒有單音步；○○和●●，在一個週期中，已經作相開或相連的反復，所以更遠不及五七言底複雜。 即使不就律詩講，而就不用抑揚底反復的古詩講；用奇音數構成一停，和用偶音數構成一停，也有複雜和單調底差異。 因爲用奇音數構成一停，其中於若干兩音步以外，一定有一個單音步；而用偶音數構成一停，便只有兩音步而沒有單音步。 有單音步的比較複雜，沒有單音步的比較單調，這是很顯明

的。　至於三言詩、九言詩和十一言詩，雖然它們底形式，也合五七言詩同樣地複雜；但是三言詩太短促了，九言詩和十一言詩都太弛緩了，不及五言七言底恰合吟誦或歌唱者底呼吸相稱。　所以中國詩篇中多用五言七言的形式，實在是自然淘汰的結果，是合乎適者生存底原則的。　試看中國詩篇底支流，有四六文和四六賦；用四四、六六、四六四六、六四六四相間成文，也是因爲純用四四，或純用六六，比較單調，所以要避去單調而取得複雜，便自然地採取了這種相間的形式。　至於詞體和曲體，更用一言二言三言……七言八言九言的各停，參伍錯綜地搆成，而仍有一定的規律，自然更複雜了。　律詩詞曲和四六文四六賦等底規律嚴密的複雜，誠然太束縛了。　但是古體五七言詩，不講究抑揚底反復，而能避免偶音數的單調。　如果歡迎束縛，於詩體中加一點規律的話；與其販運舶來的偶音數的律聲，還不如採取固有的奇音數的律聲。　因爲近來那些歡迎舶來的有比較整齊的停數和音數的律聲的，似乎並不會採取歐美詩篇中抑揚底反復，

而只是採取了他們底音數律和停數律。那末，彷彿合中國女人並不講究什麼細腰，什麼曲線美，而無端地著起尖頭高跟皮鞋來一樣，也是除了盲目地學時髦以外，是沒有意義的。

我是主張詩體解放的，並不主張詩篇非受外形律底束縛不可，說沒有外形律便不成爲詩。但是同時也承認詩篇並不能完全脫離律聲，並不主張詩篇中絕對不許用外形律。所以有些人覺得詩篇中有時要相當地採用一點外形律，我並不反對。並且我自己底作品，因爲喫了中途放脚的虧，常常不自覺地把舊式外形律的态態露出來；所以我雖然主張詩體解放，卻對於外形律能增加詩篇底美麗的功用，是相對地承認的。前邊的比喻，當然只是一個比喻；並不含有主張恢復三寸金蓮，贊美弓鞋，而以爲與其著尖頭高跟皮鞋，不如仍著弓鞋的意思在內。然而對於舊詩中的五七言的音數律，卻承認它確是經過自然淘汰而存在的道地國粹。新詩中不要採用律聲，不要採用音數律便罷；如果要採用，與其無意義地

歡迎舶來品，不如保存這較有意義的道地國粹。

附錄

停身韻和停尾韻的討論

(1) 胡適來信

大白先生，

承贈舊詩新話一冊，多謝多謝！寄上白話文學史上卷一冊，請指正！

你書中牽涉到我的，不止一條。(十二)條，我完全承認。我譯詩並不是譯詩，大概都是借題發揮一時的感觸。節婦吟與老洛伯雖不同時，卻都是有所爲而譯的。故多不很嚴格。

(四十三)也牽涉到我，我卻不承認我的用法與有杕之杜相同。我用『免相思苦』協『願相思苦』，與我的兒子的——

我不要兒子，

兒子自己來了。

無後主義的招牌，

如今掛不起來了。

同是一種頑意兒的嘗試，同是停尾韻，與——

俟我於著乎而！

充耳以素乎而！

同是停尾韻。不過『尾』稍拖長一點而已。『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是無韻詩，召旻那幾句也是無韻詩，與大作(二十一)所舉相同，似不必說作有韻詩。幾句詩之中豈無幾個字可以指為句中韻的？但鄙意總覺其牽強，似不可與

卜居九辨等例相比。先生以爲何如？

我於白話文學史（頁1314）說朱盧侯的耕田歌是無韻詩。單不厂先生不以爲然，說『鋤』『疏』『去』爲韻，兩『種』字爲韻。我總以爲不如直說此詩無韻爲更自然。先生以爲何如？

凡『長尾韻』（或長脚韻）必須相韻各句尾尖相同，如『好之』『報之』『著乎而』『素乎而』。故『疏』不能與『去之』爲韻。大作（十）指出彈鋏歌之『家』『車』『魚』，不必牽到『乎』字上去，此論極是。古人用助字，多不用作韻脚，但用其上之『實』字相韻。詩經之『之』字用作韻脚時，如——

百爾所思，

不如我所之。

此『之』字便不是代字了。此種地方，西洋詩正同。後人不講文法，乃亂用『之』『乎』等字作韻脚。

胡適敬上。　十七，七，一。

（2）大白答信

適之先生，

承贈白話文學史上卷一册，謝謝！　等寄到後，細讀一過，或許可以貢獻一點意見。

你不承認『免相思苦』協『願相思苦』是合有杕之杜相同，自然不錯；但是我原文也不過說『差不多』。　至於你說這不是停身韻而仍舊是停尾韻，是長尾的停尾韻，我卻不敢苟同。　所謂用韻於停頭停身或停尾，都是音底位置底不同，合文法無關。　『免』和『願』用在一停底中間，就是這兩音底位置在一停底身上，只能叫作停身韻。　假如把你底原詩，改動兩個字，成爲——

也想不相思！

免受相思苦；

幾次細思量，

願受相思苦。

詩底好壞，是另一個問題；但是『免』和『願』底位置，都在停頭了，只能叫作停頭韻了。同樣，假如有——

春在花開，

人在花開。

或——

雲滿西湖，

月滿西湖。

這麼四停，用韻都在停頭，也只能叫作停頭韻，決不能再叫作長尾的停尾韻。否則『頭之不存，尾將焉附』呢？我以爲在講律聲的時候，只認得一個一個的

音，只認得一停是音底集團。 這兩個同母音的音，放在停頭，就是停頭韻，放在停身，就是停身韻，放在停尾，就是停尾韻。 譬如有兩個排長，一個排長前面，站了一個一等兵，另一個前面，站了一個二等兵，而兩人底後面，卻同樣站著三個三等兵。 咱們不能說他們前面都有一個兵，而後面卻沒有兵，只是這兩個排長身上所拖的兩條尾巴而已。

況且，如果說尾尖相同，就可以說是長尾韻；那末，像——

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

薄言有之。

之類，不也可以說是長頭韻嗎？ 因爲兩個『薄言』，是頭顱相同的。

用助字，代字作韻脚，不起於後人；毛詩楚辭中都有。 例如——

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

——詩衞風氓

豈不爾思？
遠莫致之。

——詩衞風竹竿

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
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

——詩魏風園有桃

終南何有？
有條有梅。
君子至止，
錦衣狐裘；
顏如渥丹，
其君也哉！

——詩秦風終南

知而不已，
誰昔然矣。

——詩陳風墓門

寺人孟子，

作爲此詩；
凡百君子，
敬而聽之。

——詩小雅巷伯

我任我輦，
我車我牛；
我行旣集，
蓋云歸哉！

——詩小雅黍苗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
心猶豫而狐疑；
巫咸將夕降兮，

懷椒糈而要之。

湯出重泉，
夫何辠尤？
不勝心伐帝，
夫誰使挑之？
會鼂爭盟，
何踐吾期？
蒼鳥羣飛，
孰使萃之？

外承歡之汋約兮。

——楚辭離騷

——楚辭天問

讒人弱而難持；
忠湛湛而願進兮，
妒被離而鄣之。
……………
曼余目以流觀兮，
冀壹反之何時？
鳥飛反故鄉兮，
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
何日夜而忘之？
心純庬而不泄兮，

——楚辭九章哀郢

遭讒人而嫉之；
君含怒而待臣兮，
不清澂其然否；
蔽晦君之聰明兮，
虛惑誤又以欺；
弗參驗以考實兮，
遠遷臣而弗思；
信讒諛之溷濁兮，
盛氣志而過之；
何貞臣之無辠兮，
被離謗而見尤？
慙光景之誠信兮，

身幽隱而備之。

……

思久故之親身兮，
因縞素而哭之。
或忠信而死節兮，
或訑謾而不疑；
弗省察而按實兮，
聽讒人之虛辭；
芳與澤其雜糅兮，
孰申旦而別之？
甯戚謳於車下兮，

——楚辭九章惜往日

桓公聞而知之；
無伯樂之善相兮，
今誰使乎譽之？
罔流涕以聊慮兮，
惟著意而得之；
紛純純之願忠兮，
妒被離而鄣之。

——楚辭九辨

都是用助字或代字作韻脚的。

至於朱虛侯耕田歌，我也承認『疏』和『去』是韻。此種用韻法，毛詩楚辭中也有。例如——

舒而脫脫兮，

無感我帨兮，
無使尨也吠。

——詩邶風野有死麕

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

——詩王風黍離

匪伊垂之，
帶則有餘；
匪伊卷之，
髮則有旟；
我不見兮，
云何盱矣！

——詩小雅都人士

宜民宜人，
受祿於天；
保右命之，
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

以及前引九章惜往日底『見尤』和『備之』爲韻，九辨底『知之』和『譽之』爲韻，『得之』和『鄗之』爲韻，都是『欲疏』和『去之』爲韻的一類。

我的兒子中兩個『來了』，如果照文法講，截然不同。把『起來』截斷，在起字上用韻，合把『飲食』『歲旱』『潰茂』『棲苴』『此邦』等截斷，在飲字歲字潰字棲字此字上用韻，似乎沒有什麽兩樣；正不必否認古人。

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大白。

（3）胡適答信

大白先生，

謝謝你七月五日的信！我發信後也檢毛詩；始知助字代字作韻用，詩中甚多。先生所舉之外，如『見此粲者』『人之爲言，胡得焉』之類皆是。承教甚感愧！

至於『欲疏』與『去之』爲韻，先生所舉各例也足證明我前說之誤，也得道謝。已摘抄來函一段寄單不厂先生了。

匆匆祝先生好。

十七，七，七，適之。

一九二八年五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十月加訂再版

舊詩新話
實價大洋八角

著者 劉大白
發行者 開明書店
印刷者 美成印刷所 上海東西華德路餘慶里

黎明社叢書

發行所 開明書店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